

5201.53  
3600

# 蕉風

双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Sep/Oct 1991 九一年九、十月号

M \$1.50

【444】



割草工人 蜡染 Toya 作





## 美中不足

图文 / 林金城

你埋怨不休，说人生际遇不是有山没水，就是有水没山，很难碰遇山水两全的时候，真是美中不足。

我笑了。沉默不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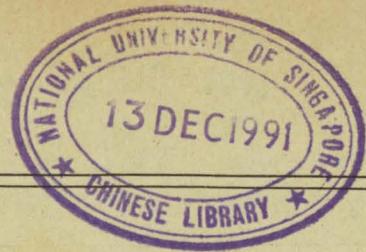
（还有许多人，一生中碰不到一山或一水吧！）

阳光下，摊开一掌你所谓的“命运”，就仿佛展阅一幅山水似地，河川山脉，层峦叠嶂，烟水淼茫，高低起伏，尽在咫尺之间。无所谓沧海桑田，高山流水，都全掌握在自己的手掌心里。轻握拳头，山水尽收；五指一张，且又山水重现。

你好奇地也学我摊开你的手掌，东看西看，山在哪里？水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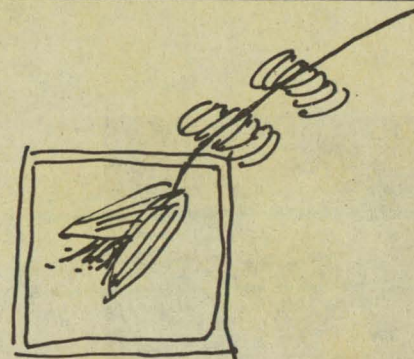
我懒得回答。

叹了口气。山水在心里。



编辑人语

## 文学是一种事业



和友彬闲聊，他说：

“刚开始编蕉风时，是有许多计划的……”

意在言外，难掩他的无奈与无力感。

我现在的心境和他几年前的积极心愿应该是没有两样的吧：

满腹密圈，要把蕉风办成国内最标青的文学杂志……

然而，要将一分已有优良传统的杂志办得更出色，毕竟比写一篇满意的小说更艰巨、更具挑战性。我虽然是初涉编务，一向来对文学刊物备加关注，因此略知办文学刊物所须克服的各种难题。蕉风虽然已赔蚀了三十六年，在短期内经济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更重要的倒是如何集合好文章，展现于读者眼前。写小说到底是很个人的事。虽然同样须要策划、部署、营造、执笔、剪裁，写好一篇小说的最严峻考验只在于个人的阅历。编杂志，尤其是文学杂志，则是“多角智慧”（众作家）的演绎。

出色的杂志必须有活力的作家群强力支持，提供活色生香的杰作。这是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作为华文文学刊物的编者，在现阶段的最基本挑战还是如何擦亮双眼、磨锐触角、放开胸襟，明查暗访新人与名家为杂志本身夸刀。亦步亦趋的白纸黑字与扰人清梦的频密电话自然成为编者的海陆空两件随身法宝。浑身解数施尽后，能够获得各路英雄好汉的热烈响应，大作如新年期间的贺卡絮絮飞来，因此成为编读最快乐的事。

关于稿源，马来文学刊物《文学月刊》（Dewan Sastera）常常引发我最深的感触。这一分杂志，在马来文学界一向被推崇备至。知名的作家如 Shanon Ahmad, A. Samad Said, Usman Awang 等时有大作在此发表之外，年轻一辈的前卫作家如 Dinsman 以及在大学执教的学者（如最近获得国家文学奖的 Hj Muhammad b. Salleh 教授）也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常常在刊物内提出文学课题的探讨与研究。在这里，可以强烈感受马来文学欣欣向荣的生机，令人刮目相看。

近几年来，华文报刊的文艺版位相应增加之后，反而有一种纵有良田、苦无耕户之慨。国内几分文学月刊也像大道两旁的良田被搁置忽略了。这是颇不寻常的现象。阅读《文学月刊》之余，除了钦羨，也教站在边缘的人省思：

时代更趋向工商发展，社会也有了急遽的锐变，马华作家是否应该更图自强、自励？更认真、更积极发展文学事业？

◎小黑





# 莫哈末· 哈芝沙列

第6位国家文学奖得奖人

## ◎碧澄

马来民族是注重人文的民族。以马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马来西亚政府，自独立以来，从不忘记文学的发展，并尽力给予文学家鼓励与支持，从而设法提升文学作品的水平。老实说，马来文学有今日这么蓬勃的发展，文学在国家占着这么重要的地位，政府居功至伟。

独立前即创立的国家“语文出版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简称 DBP) 原以协助发展语文(包括非马来语文)为主要任务，但它

一路走来偏向于马来文学创作与出版，这种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建国初期，有长篇小说比赛，后又有独立十周年长篇小说比赛，都由“语文出版局”主办，发掘了优秀的小说作家，再给人民提供了更有水准的文学读物。

已故敦拉萨上台之后，一心改善民生(尤其是乡村人民的生活)，稍有基础，仍致力于文学事业。一九七一年政府第一次颁发文学奖，有人称为“全国文学奖”(Hadiah Sastera Kebangsaan)，有人称为“文学作品奖”

(Hadiah Karya Sastera)，更有人干脆称为“敦拉萨文学奖”(Hadiah Sastera Tun Razak)。这是属于推荐奖，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几项。(马华作家年红曾获得第一届诗歌组“敦拉萨文学奖”。)先由教育部长，后由内政部长任评委会主席。

“敦拉萨文学奖”设立以后，评委会成为众矢之的，不获奖的作者(多来自年轻的一群)认为评委会不够公正，偏袒某一派的作者，抑制新一代的写作人等等。稍后，其中一名评判委员A

·沙末·伊斯迈(A. Samad Ismail)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政府拘捕，整个评委会受到指责，使他们百词莫辩(虽获内政部长嘉沙里·沙费挺身而出，为各评委辩护：A·沙末·伊斯迈不致那么神通广大，能影响整体的决定)，纷纷表示不愿担任斯职。一九七六年颁了最后一次奖，一九七七年便宣告停止。

胡仙翁任首相，更上一层楼，创设“国家文学奖”(Anugerah Sastera Negara)，得奖人被称做“文学斗士”(Pejuang Sastera)，或是“国家文学家”(Sasterawan Negara)。前任副首相慕沙·希旦及前任教育部长(现任财政部长)先后担任评委会主席。

自从“敦拉萨文学奖”停办以后，全国作家协会(Gapena)等文学组织四出奔走，征求各方面主办各种比赛，包括长篇小说、诗歌、青少年文学、回教文学等等，种类繁多。但文学界人士认为，虽然以可观的奖金为饵，可是文学作品水平不见得有所提高，而且有些“幸运儿”以得奖名义为自己的非文艺作品大打广告，不曾得过奖的也试图混水摸鱼。大家都觉得还是以推荐奖的方式颁予奖金与奖状比较合理、有效。主办当局从某段时期所发表或出版的作品中分类挑选上水准的好作品

，有整理、分析、收存的积极作用，作者免受参赛的压力，也可避免比赛的某些负面因素，专心写作，等待成果便是。

拿督慕沙·希旦在颁发第二届国家文学奖的时候，即一九八二年十月九日正式宣布：“语文出版局”将代表政府处理“马来西亚文学奖”(Hadiah Sastera Malaysia)，每两年颁奖一次。第一届在1984年颁奖。开始时，只有长短篇小说、诗歌、剧本几项奖金，后来增加了论文，更有单篇与集子的分别。一九八二/一九八三、一九八四/一九八五、一九八六/一九八七、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已颁了四届。(笔者曾获得第四届短篇小说单篇组的“马来西亚文学奖”。)明年底将宣布一九九〇/一九九一(第五届)的得奖名单。

至于“国家文学奖”，它是马来文学界的最高荣誉，一个独立的评委会根据作家的文学著作加以评定。得奖者获国家奖状一张、现金奖三万零吉、取得创作与出版便利(得奖后先为作者出版一本大块头的著作，印五千本，版权税百分之十以上预付)及一号楼免费医药服务。颁奖仪式异常隆重，地点设在豪华大酒店，文学界佼佼者及国家显要与会。

“国家文学奖”在开始的三年，每年都颁发，以后变成不定期，相信是当“悬空”论。以下为六位“国家文学奖”得奖人：

1. 克里士·马士(Keris Mas)，原名卡马鲁丁·莫哈末)——1981年
2. 沙农·阿末(Shahnon Ahmad)——1982年
3. 奥斯曼·阿旺(Usman Awang)——1983年
4. A·沙末·赛益(A. Samad Said)——1985年
5. 阿里纳·瓦地(Arena Wati)——1988年
6. 莫哈末·哈芝沙列(Muhammad Haji Salleh)——1991年

这些得奖人当中，克里士·马士以写长篇小说及论文为主，沙农·阿末和阿里纳·瓦地都是小说家，奥斯曼·阿旺和莫哈末·哈芝沙列则是诗人。

评委会主席安华·依布拉欣(现任财长)于9月21日傍晚在檳城举行的21届全国诗歌节致词时宣布莫哈末·哈芝沙列为第六位“国家文学奖”得奖者。

安华称赞莫哈末是一名有才华的诗人，也是一名勤奋而严谨、受人尊敬的学者。他除了诗歌写得出色，评论与研究也思想深入，具学



术水平，引人注目。他说：

“评委会一致认为莫哈末是马来西亚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作较偏重于智慧的价值，而不太理会情绪，并依照其观点提出人类的概念，足以反映新的马来人的思想方式。”

“莫哈末教授的诗篇有效地描述我们对共同问题、个人存在问题、面对城市生活及其他生活方面的现实所持的批判性态度和思想，这些都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我们思想和观察现实的习惯。”

## 一

被公认为不情绪化、以理智的态度写哲理诗，多写某些存在的事实，而思想成熟的莫哈末·哈芝沙列于1942年3月26日生于吡叻州太平。在大山脚双溪阿齐高级中学毕业后，进入江沙马来学院受训，旋出国英伦在

Brinsford Lodge 的马来亚师训学院深造。60年代末获新加坡大学文学士学位，1970年获马来亚大学硕士。在国民大学任教几个月之后，前往美国。1973年取得美国密芝干大学博士（比较文学）。回国后在国大服务，目前是该校的马来文学系主任。他曾是上几届的国家文学奖评委。

莫哈末从1963年起以英

文和马来文写诗。由于他的足迹遍及马来西亚、英国、印尼、美国等地，对生活认真而负责的他，面对各种文化的冲击，不能没有感想，心灵不无震撼，这些是他写作的泉源。



七十年代的莫哈末

他的国文诗作在马来西亚和印尼发表，而英文诗散见于新、马、澳、英、美的文学杂志，且曾得过不少奖（包括“敦拉萨奖”和“阿细安文学奖”）。英巫文诗对译，更是他的所长。

他是一个写作态度十分严肃的人，他从不现炒现卖。他的第一本诗集《外来者诗歌》(Sajak-Sajak Pendatang)收录自1963至1973年所作的49首作品。1975年出版《邓刚第二的行程录》(Buku Perjalanan Si Tenggang 11)。

1977年出版《这便是我的世界》(Ini Juga Duniaku)。他的另两本诗集，一本为《马来纪年诗集》(Sajak-Sajak

Sejarah Melayu, 1981)，一本为《如果，或者和于是》(Kalau, Atau dan Maka, 1988)。

阿里·阿末博士编的《马来诗歌先锋》(Perintis Sajak-Sajak Melayu, 1971)曾选莫哈末的《子夜》(Jauh Malam, 收在《外来者诗歌》)，而阿末·卡马尔·阿都拉与阿末·拉沙里·哈芝尤索夫合编的《1961—1986马来新诗》(Puisi Bahasa Melayu 1961-1986)则录了莫哈末的十首诗篇。

## 三

前“语文出版局”总监哈芝苏扎 (Haji Sujak bin Rahim) 为《外来者诗歌》写序时，指出该书里头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包含哲理的思想与深入凝思的结晶，使他的诗奠定了地位。这位诗人试图积极而认真地看待一些人生的现实问题，让人们去思索、反省、回味。

马来文学批评家奥玛·尤奴士 (Drs. Umar Junus) 在其《现代马来诗歌发展》

(Perkembangan Puisi Melayu Moden) 一书中，对拉迪夫·慕希丁 (Latiff Muhidin)、巴哈·赛因 (Baha Zain) 和莫哈末都有好评。他对拉迪夫特别推崇，说他在诗作中作了好些成熟的尝试，其他两人着重思想，而稍微忽略了

表达的技巧（因素）。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受“使命” (amanat) 的约束，虽然诗中也包含若干“使命”，但他们写的是诗，不是说教，不执着于刻画国家经济，为国家领袖道出人类的苦痛。

莫哈末也写过好些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如今在马来文坛的理论领域驰骋的，一为哈欣·阿旺 (Hashim Awang)，一为莫哈末。前者以文学批评，后者以文学结构为研究重点。在此之前，卡森·阿末 (Kassim Ahmad)、耶哈耶·依斯迈 (Yahaya Ismail) 以及近期的莫哈末·阿凡地·哈山 (Mohd. Affandi Hassan) 似乎都还没法真正建立起一套有系统的文学理论。大家都希望莫哈末和哈欣·阿旺能摆脱外国的文学理论，以本地区及本国为根据，建立起我们本身的文学理论基础。莫哈末于1989年写的《马来文学的诗意：一种考虑》。对马来古典文学（尤其是班顿）的重要性与特征重新加以检讨，是一篇很有分量的理论文章。

## 四

莫哈末是一名工作投入的诗人学者，平日忙于大学的事务，甚少参与外间的应酬工作。为人谦虚而坦诚。

他形容他的得奖对他来说是一项大挑战，俾继续努力创作和实验以写出伟大的作品，并与其他作家及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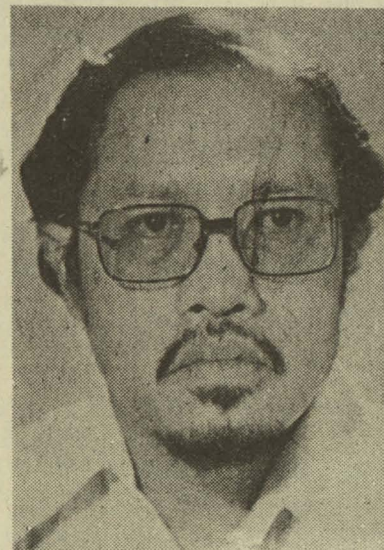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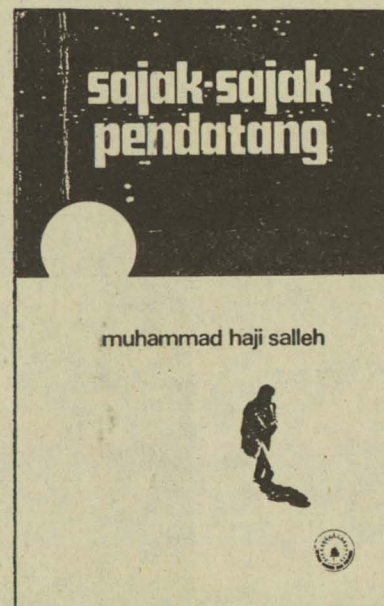
术家（尤其是年轻的一辈）多多接触。

“国家文学奖是一项荣誉，但也是一种重担。”他说。

提到他不常参与校园外的文学活动时，他解释说：“我并非刻意要这样做。时间有限，工作繁忙，实在没有办法。人们说我骄傲，我也不放在心上。也许他们不了解我的难题。”

他已于十月八日举家到美国去，在倍尔克利 (Berkeley) 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 Fulbright 学术研究，为期八个月。研究完毕，他将有更多的时间。他也将决定辞去国大马来文学系主任的职位，因为他在外研究的时间太长了。

到了美国，他打算继续钻研马来文学理论，并将《汉都亚传》(Hikayat Hang Tuah) 译成英文。这项计划已拖延了两年。



莫哈末·哈芝沙列近照



## 莫哈末译诗一束

### 四季印象

#### 春季

颜色花粉渗入  
水空气里  
而催生夹着的  
雾

在树木缝中。  
重生  
自然是多么热闹  
和多么明显。

#### 夏季

自然同意生活，  
看它绿色的证据  
以其叶子  
吹响了空气。  
或者只以目随  
一尾冷静的怀孕鱼儿  
在池塘中游水。

自然同意我们，  
在胸汗之间成双  
如此，  
因为我们  
进行人类的本性。

#### 秋季

雾寂寞地飘浮  
在山丘旁，  
掩盖树木  
在远处。  
在枫叶的土地上  
湿松软了  
脚步的践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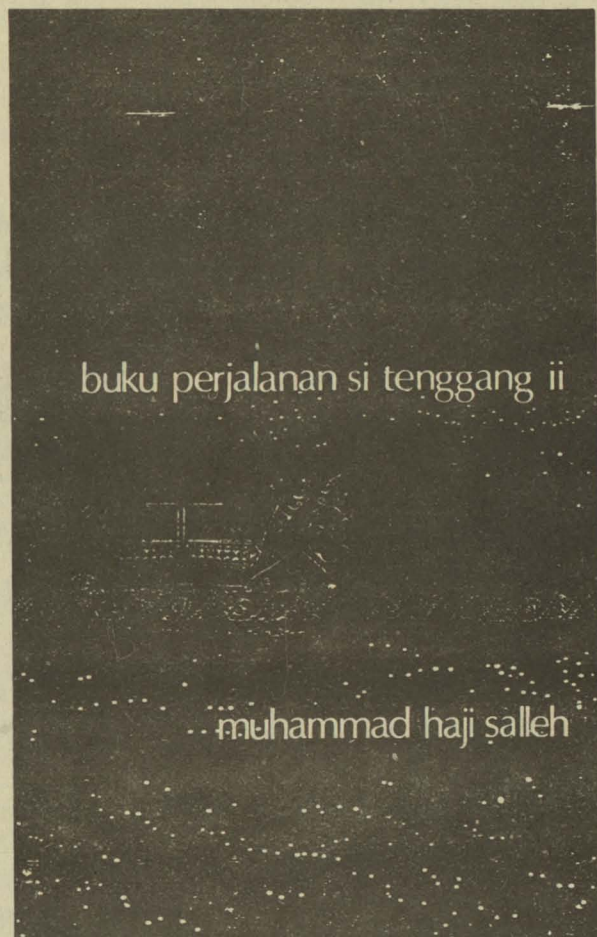
站在这儿  
我最接近  
于死亡。

#### 冬季

风的凛冽  
钻入皮肤  
散发的热气  
也带来失望  
为了兴奋——生活。  
但是也有雪  
平衡  
软化现实。

通往森林的路上  
有狼留下  
游戏的痕迹，  
清洁整齐在冰上。

我们属于自然  
全部。



《外来者诗歌》书影

1973东京

[刊于1974年7月  
《文学月刊》]

#### 子夜

今夜已远于凌晨。  
整个黄昏寻找雌性的雄狗们  
已心满意足地睡在墙脚  
骨瘦嶙峋老邻居的干咳  
被这明亮的寂寞包围。  
共同生活  
不曾理会的宁静  
破损的湖扑向最忠诚  
友人眼睛的光芒  
不曾干扰或等待。  
这世界已死亡，  
没有观察的窗眼  
或是思索的才智。

这子夜  
岸很远  
这眼睛将生存  
而这头将流浪  
到哪儿？  
在天空下的幽怨中  
有小巷  
转折回到本身去。

在这些小巷里  
我遂竞逐，夜肥沃  
我的家在眼睛，  
我的根在思维  
我的叶在内心。

你是带路者，  
最忠诚的友人，  
到将破裂的夜岸  
和如今。

#### 石头

这些石头有它们的社会——  
在天脚直立或躺下  
它们生与死  
在石的法则中。  
在那儿止步  
在一个红而静的下午  
我觉得像来到村庄  
一具奇异的事物——  
生活以其起伏和波涛  
流动  
团块自行站立  
自豪地扯断  
天地之间的线。

时间以其宽阔的脚  
在它们之间发生（经过？）  
缓慢，渗入躯体  
和层面的延续里头，  
而像植物的细胞  
生产石头  
向下滑落  
同时在洞中聚集。

大的在上  
小的在下，  
大的将变小  
小的将更大  
从上跌下的破碎，  
有石心的忍受得了  
失望和小的在影子中。

它们知其所在，  
了解存在的法则。

1972年1月  
于 Nevada

[刊于1972年10月  
《文学月刊》  
(Dewan Sastera)]



## 站在这牛津街

站在这牛津街  
我们将如何去处罚  
店主一族  
已卖了部分人类的  
土地和房屋  
俾建筑物在这儿矗立？  
我们将如何去欣赏  
它的富裕  
建立在诚实有礼民族的欺骗上  
在黑色、红色、深棕色或黄色人们的  
血滴上？

我们将如何指责这路上的人们  
如果他们的祖父曾毒害  
毛里人以获取土地  
屠杀居民和世界的山谷  
混合各种族

站在这牛津街  
我还看到  
从其殖民地来的人们  
仍敬拜数百年  
鄙视他的英国人  
以其姿态行走  
以其逻辑思想  
以其价值观生活

站在这牛津街  
在我眼前显现  
其追随者的崩溃  
跌倒  
被将近死亡的  
骄傲巨人压着。

1973年5月9日  
于伦敦

[刊于1973年8月《语文月刊》  
(Dewan Bahasa)]

## 智慧的

产生于头脑的情感  
和思想的剧痛之间  
在这儿没有选择——  
只有其才华的责任。

不知停止的敲门  
开和关。  
经常他被要求  
并一直被要求。  
他是问题的牺牲品。

在这儿没有选择，  
只有参与，  
只有悲痛与成功  
字句之间的斗争  
以及难以撮合的主意。

[刊于1971年9月《语  
文月刊》]

## 海洋

你进行你的存在，  
当你稀薄的躯体撞击  
岛屿或海滩，  
或淹没太阳  
以及其下午的颜色，  
而你产生你的不同  
在你的色彩里  
时间转移  
从牛仔褲的蓝到班兰的绿，  
或生气的红，或以你的铅碗  
堵塞天空。  
我寻找你  
像寻找开端，  
迷恋我收到  
的底部  
完整、宽阔与充满不同。

在你的宽广中  
我遇见我存在的比率：  
小，在哑的  
同时不说清楚的  
宇宙中被抛掷，  
在你的存在里头  
我寻找我的意义。

在你的海滩  
我衡量我的地方，  
一名渔夫  
在不断改变的水边。  
我观察我自己  
在水与陆之间，  
在可能乘以  
情况之间。

[刊于1975年8月  
《文学月刊》]

## 比较

没有比较  
回答的，  
多么完美  
这存在。

没有比较  
这寂寞多么澄清，  
现实不必去分  
我和他之间。

没有比较  
这地狱  
便是一切，  
而苦难  
不令人辛酸，  
因为悲痛并无意义  
如果不把它和幸福凑在一起。

没有比较  
我这民族  
是多么健康，  
以其闲姿  
在历史的界限  
本身观看。  
其表情  
是多么安详  
如果不被逼到公路  
以顿足和贪婪  
追逐他到尽头  
人们不了解他。

没有比较  
诗歌也不需要。

1973年9月14日



## 回响

我掷向天空的  
词语  
再回到耳朵，  
到开始这词语的  
自己的根。

我问你的，  
是我向自己  
提出的问题。  
问题我们分享  
就像答案  
仍在可能当中。

我对本身的感受  
也对你的感受  
这世界太小  
难以分配，  
因为词语，问题  
和感觉  
全都  
回到本身去。

1973年7月29日  
于八打灵再也

## 白天

在这年轻太阳的愤怒之下  
矮小——黝黑的人们  
等待夜晚  
以摆脱  
白天和生活的  
残酷。

各种猛扑眼睛的  
澄澈  
太晴朗  
和明显。  
站在火中  
他们不可能做梦。  
一切都在前边。

等待的夜晚  
只为使眼睛从视觉中，  
智慧从现实中，  
皮肤从太阳中取得自由。

为了生活  
他们必须  
从生活中独立。

1973年5月19日  
于新德里

## 在这个年岁

在这个年岁  
爱情很难来  
也很难去。  
我讨厌年青的热情，  
而智慧  
总是愤怒  
于情感  
然后便处罚它。

虽然如此  
也有宁静  
在这界限  
有生活  
在这疯狂。

1973年12月  
于吉隆坡

## 太久

太久  
我在这里。  
生活于  
地方与地方  
改变与改变之间。

如若我的根  
爬向这土地  
日后其果实将不同  
其胶汁将变得怪异  
伸缩或凝结  
或是逆流  
流动。

可是我将抓紧我的筋脉  
我的眼睛  
以过去的肌肉凝视  
被教以反对。

1972年2月  
于 Ann Arbor

[刊于1972年9月  
《语文月刊》]

## 等待

这等待犹如  
在日子的一角偏安  
没有展望  
没有推理。  
只留下正面。

这等待犹如  
在无际的广袤中  
在挑战视野的沙漠中消失  
在这里  
只有与本身见面  
在一个觉悟的峰顶会合。

希望只来见历史  
我无法起卸

这等待犹如  
在日子的一角偏安。

[刊于1970年4月  
《语文月刊》]



# 跨越时空的设计者

——专访林耀德

联访：欧宗敏  
马盛辉  
何玮义

整理：何玮义  
时间：九一年九月十一日  
地点：槟城



林耀德在赤道胶林间

林耀德，台湾新世代诗人、评论家兼小说家，间中并治散文，一九六二年生于台北，祖籍福建同安，辅仁大学法律系毕业，现为专业作家，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秘书长。曾获时报文学奖新诗推荐奖，时报科幻小说奖，中兴文艺奖章文学评论奖，创世纪诗奖，金鼎奖等多项。

林氏以现代诗起家，继写小说，以文学评论名世，作品以尖锐笔触，大胆切入都市文化里各种现象与层面，为八〇年代台湾都市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反写买主义阵营的健将，也为当代最具争议性的作家。林耀德擅长于文体的结构及思想的绵密，近取而善远喻，力求博观，对台海两岸文学反应作理性敏锐的剖析，并且敢于采取立场，独抒己见。

他出道的八十年代，正值所谓“台湾新世代文学时期”的萌芽，这一代的作家与前辈作家在政治情意结上显然减少许多，同时拥有多元化的知识背景，并勇于尝试各种新的文学技巧与表达方式。黄凡在林的短篇小说

选序集《恶地形》上谈到：“这些特质对在急速变动中的八十年代台湾社会极具意义，新世代文学作品不得不扮演指标角色，非但不若某些‘老根作家’所担心的‘质衰’，反而有助于提升台湾文学的世界性。”

纵观林耀德的著作，不难发现他正以大胆的手法，解放“文字的束缚”，且以多样题材与观点，表现了他的思想探索，反省与批评。

## 问题 1：

您能不能谈谈目前台湾文坛的一些现象或趋向，特别是小说及诗方面。

八十年代是一个关键的时代，这一期间台湾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皆面临崭新的局面，执政党日趋理性，开放与民主，虽有些政治疑案尚未厘清，但于总体观点上已具备了改革与进步的形象

在经济上，台湾已跨入“第三波”资讯时代，办公室起了激烈的冲击，文化教育的普及，民间文化团体的蜂起，专业性刊物争鸣，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已因时势的不变而茂生。我想大家不难忘记七〇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激昂的对抗及辩论，表面上乡土写实主义文学胜利了，然实际上双方都是失败者。与之对抗的根本就是已形僵化的某些现代主义份子及官方权力代表结合起来的阵线。乡土作家口头上的胜利是虚无的。真正的战果应落实在作品上而非大喊口号。很遗憾在论战结束十数年后，所谓“胜方”仍不能交出一张令人满意的成绩单。不但没有产生一个新的乡土诗人，也无一个杰出的乡土小说家。今天我们所讲到的小说除了王贞和，黄春明一小部份作品外，就只有李乔或叶石涛，欲勉强凑个热闹，只有晚近的宋泽莱及林双不。然而，他们之间有些成名作品却是在论战前就写了出来。虽说八十年代台湾一片乡土风，小说诗散文，



却都被“乡土”给弄僵，弄死，且走进形式主义的死胡同里，大胆的说，乡土文学在论战结束之后就已断送了其本身的文学生命，为什么？它出现的背后根本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这文学流派的末流，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是成为政治化的工具，一是政治的传声筒。

至于诗方面，八十年代的主流诗人应是属于50年代出生，即所谓“新世代”诗人。但发言权却是落在50年代前出生的“元老”诗人，不止在大陆，台湾，甚至大马及菲律宾，这种现象是显而易见的。基本上台湾新世代诗人对这批元老仍存有相当的敬意，但世纪末的今天，已不是他们的时代了，将他们放进历史里吧，八十年代的诗史是为“新世代”而存在的！

小说方面，却有一位是相当显突的例外，就是王禎和。他被视为“乡土作家”中最具代表性且最具异质性的一位。他擅于运用现代主义的观物方式与文体表现台湾由乡土过渡为城市的变迁，特别在近十年，他突破了

台湾当代小说中难得一见的荒谬情调，很可惜王氏于去年去世，假若不是生命的过短，王禎和应可创出一个更优越的巅峰。至于诗社若蓝星，创世纪以至笠诗社，在整整八十年代台湾文学史上没有任何贡献，有也只不过提供一个投稿的园地，完全丧失了诗社应有艺术风格，无力培育杰出的诗人，也失去展现新观念的魄力。这些诗社仍活在过去，虚荣地展示它的悠久历史，并逐渐保守、批判，打击年轻、新锐、“离经叛道”的后现代诗人，这一点，我们就可看出他们仍保持着政治斗争的传统。

问题2：

何谓“新世代”文学？

“新世代”这个名词是我始作俑者，所谓“新世代”是一个因时空转移而产生

相对诠释的名词，以四五年至四九年间出生者为弹性对象，那“战后第三代”以降的作者群。地域方面则以台湾为核心，大陆，星，马，菲的文学界也列入此范畴里。“新世代”有几项背景是有别于元老作家。以一九四九作为断代的标准，显现了这一代特有的政经文教各空间。大陆新世代作家一开始面对的就是一个由共产主义建设的国家，过去种种封建现象也仅于书本上读过而已。而台湾这一代也完全有别于渡海来台、拥有大陆经验的作家及接受日文教育的本土老作家，他们成长的过程是台湾工业化、都市化的过程，是在资本主义的架构下长大的，没有明显的政治情意结，也殊少“省籍”问题的存在。最显要的例子不外李永平及温瑞安两位大马人，台湾文学界都已认定他们是“台湾新世代作家”而非侨居或旅港作家了。

新世代文学的第一特点在于开拓了新的主题领域，一方面发展本身的领空，另一方面也重写了前行代曾苦心经营的题材。在八〇年代

前期出现的各种新诗型及“后现代主义”与各区域迈入工业社会的现象有密切关系，我（林耀德）参考了整个新观念的思考及理论的完成，也提出了作品作为实践，与此同期的诗人及小说家诸如蔡源煌，孟樊，夏宇，陈克华，黄凡等与大陆的舒婷，张欣辛，张抗抗，翟永明，莫言，韩少功都是一九五〇以后出世，而80年代两岸的重要作家几乎全是我们这一世代的人物。大马，菲律宾的文坛亦是在七〇年代末期至80年代才臻圆熟，这一世代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就是“跨越世纪的一代”，从廿世纪贯穿至廿一世纪，见证文学史的迁移，也改写廿世纪的文学史，站在新历史主义的角度以观之，这绝对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然而至令人耳目一新的出现，是“新世代”文学处理了集体潜意识的问题。从个人的主体意识内省式的心理写实飞跃入集体潜意识的洪流，令作家的心灵结构与精神底蕴的质变，从容地撷求当代都市文化，切入各层面寻找创造性的水源。

问题3：

何谓后设小说？

后设小说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在台湾的引介有密切互动的关系，黄凡〈如何测量水沟的宽度〉，张大春〈写作百般无聊的方法〉，平路〈五印封城〉都是后设小说的示范。这些作品透过两个或以上的多重观点配合时空进行叙述而引导读者进入一种反省叙述行为及创作动机的企图。其主要意义在于打破模拟论的现实化神话，并且开拓小说叙述与文体的可能性。

或许用简单的方式来诠释“后设”，即是以“小说来讨论小说”，或如元代元好问的（以诗论诗）就是“后设”，不啻在诗，小说，甚至评论也有后设的存在。我尝试将文学评论分作“后设评论”，及“实际批评”二种。论及评论本身内涵的评论文章，例如：“何谓意象”，就是后设评论，至于“论林耀德诗”则属于实际批评，是故，后设评论基本

上是基础理论的实践。

而中国古典小说里也有大量后设的情况产生。作者往往在惊人险要之处跳出来向读者说：“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就是后设的其中一种。我再举几种“后设”情形：

- ①结局分为数类，让读者自行选择。
- ②任意翻阅都可产生新的情节的小说。
- ③小说的后半部让作者现身说法。
- ④让读者参与下半部的情节。
- ⑤故意写得牛头不对马咀，让读者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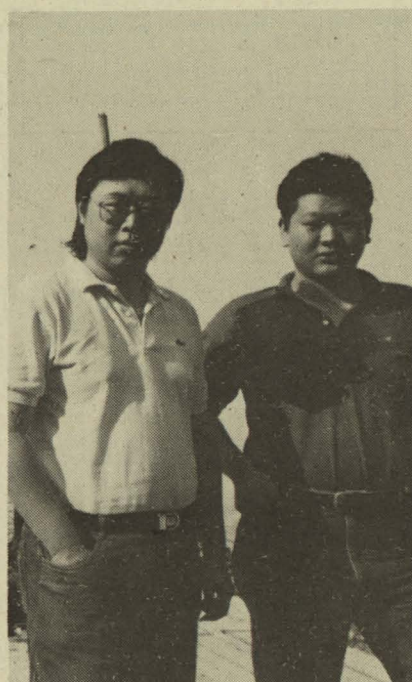
直接让读者去探求作者的存在意识，发现小说读者的反应与倾向，从间接的感受直接投入情绪的波动，检讨传统，产生一种自我指涉的倾向。

由此可见，后设不是产于80年代，东西方的文学实践上早就存在，但何以“后设文学”在世纪末的今天才正式粉墨登场呢？

台湾前行代的左翼作家和乡土作家往往停留在简化的意识形态里，缺乏对下层社会的细緻观察，也对工业



化、劳工化、资本主义的糜腐面未能提出有力的见解，更不能为本身的创作观念作出一个完整的体系，七〇年代写实主义的狂飙，不仅走回以前，也过度简化了世界观，造成语言粗糙，情节结构，叙述模式与内容雷同僵化，也可以说是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矫枉过正，终于形成因循的思维及创造力骤退的现象，为了一扫这派萎靡风，文坛有必要引进一种更新的概念，寻求更新锐的创作方式，透过此一方向全面反省过去的存在。于是乎诗坛引进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界也藉新世代的主将掀起反省风潮，让后设小说重新检阅文学与现实的实际关系，指向更深层的关怀——文字所难负荷的心理重组的超现实风格。



林耀德与何玮义

问题 4：

你在台湾“都市文学”的奠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肯定与决策，你认为“都市”是否是文学上的一个新指标或创作主流？

或许可以大胆的断言，“都市文学”是台湾当代文学的主流。然而“都市”这定义与一般传统观念里的“都市”是有别的。前者在英文称作 Urban，后者 City 是作

为一种地理位置来讨论。

Urban，是一种精神状态与心理的分子结构，是新的生活态度，对生命的看法及灵魂份子的重组。

都市本身已呈现出并时的，多重编号的空间结构，犹如我惯用的“多稜镜”意象，每一片镜面都朝向某一个别的主体，一切历史的，曾被时间限界的事物在这脱离田园乡土模式的多重空间中再现，变形，隐匿，互相结合或排斥，不仅作者与读者成为都市自动书写的一份子，也面对了物理空间的解构，心理空间的交错，穿梭着各种意识形态。

然而，没有任何正式的宣言揭示“都市文学”的诞生，它也不是七十年代“乡土文学”的对立面，也非任何“流派”所包装的意识形态魔术。要认识“都市文学”先要了解“都市”。我们不同于社会版记者，作家不止对定义或划一为某区域的都市进行外观报道，描述也得进入诠释全社会发展中的冲突与矛盾面，甚至瓦解都市意象而释放出它的深层集体潜意识。它并非一种体材

特定地域所隔绝的“次文类”。“都市文学”与现代主义或乡土派文学之间所存在的区别并非由素材，主题，情节所设定的对立面，而是“世界观”与“文体”的差距。

关于都市文学的讨论，我本身也在批评视野，变迁社会的文学言谈，作家处理时空的不同思索方式以及对资讯时代的课题上作了一系列的评析，故一再强调“都市文学”是一种观察的，经验的角度，而非一种实验性的理论框架或具体的文学运动，台湾新世代作者正逐渐找出更多的观点与方法，肯定变迁和无意义中的意义，从个人具体而微的心智沉向“都市”的底层去搜索它的正文。\*

林耀德著作一览

评论集

1. 〈一九四九以后〉（台湾新世代诗人初探）  
尔雅出版／一九八六
2. 〈不安海域〉（台湾新世代诗人初探）  
师大书苑出版／一九八八
3. 〈罗门论〉师大书苑出版／一九九一
4. 〈重组的星空〉林耀德  
评论选  
业强出版／一九九一

小说集

5. 〈恶地形〉短篇小说选  
集 I  
希代出版／一九八八
6. 〈解谜人〉与黄凡合著  
希代出版／一九八九
7. 〈一九四七·高砂百合〉  
（一九四七系列 I）联合  
文学出版／一九九〇
8. 〈大日如来〉希代出版  
／一九九一

散文集

9. 〈一座城市的身世〉  
时报出版／一九八七
- 诗集
10. 〈银碗盛雪〉  
洪范版／一九八七
11. 〈都市终端机〉

书林出版／一九八八

12. 〈你不了解我的哀愁是怎样一回事〉  
光复出版／一九八八
13. 〈都市之蓑〉  
汉光出版／一九八九
14. 〈一九九〇〉  
尚书出版／一九九〇  
对话录
15. 〈观念对话〉（当代诗  
言谈录）  
编选
16. 〈中国现代海洋文学选  
〉三册／一九八七
17. 〈新世代小说大系〉十  
二册／一九八九
18. 〈甜蜜买卖〉／一九八  
九（台湾都市小说选）
19. 〈有情回卷〉／一九八  
九
20. 〈浪迹都市〉／一九九  
〇（台湾都市散文选）
21. 〈人生五题〉五册／一  
九九〇
22. 〈水晶图腾〉面对新人  
类小说／一九九〇
23. 〈台湾新世代诗人大系  
〉二册／一九九〇
24. 〈世纪末偏航〉八〇年  
代台湾文学论／1990
25. 〈智慧三品〉三册／一  
九九一



不由你不信，降头是真的有那么一回事。过去，我总不肯相信这类邪说，但是，亲身见过了，不但令我相信这邪门儿，也令我这多咀的人提心吊胆。

我一向胆子不算小，只要听人传说升旗山上哪一间吃风楼闹鬼，我都会找个闲空，专程去观察，用各种类型的摄影镜片，用各类不同的光圈和速度，在各个角度

拍摄照片，总希望能拍到一张离奇不可思议的照片，但花了我不少时间，不少菲林与洗印照片的功夫与金钱，仍然一无所获。

我也曾经一度花了几个晚上，到峇都南章坟场前，用照相机向冢上乱拍一阵，结果也一无所获。

后来我听说降头是真的存在的，我也想过许多办法去证实它，但也失败。由于

我的试验，找不到证据，所以，我放弃了奇想。当然，我不相信降头真能为人想做什么便实现什么，否则，我们大家都会光着身体到处惹人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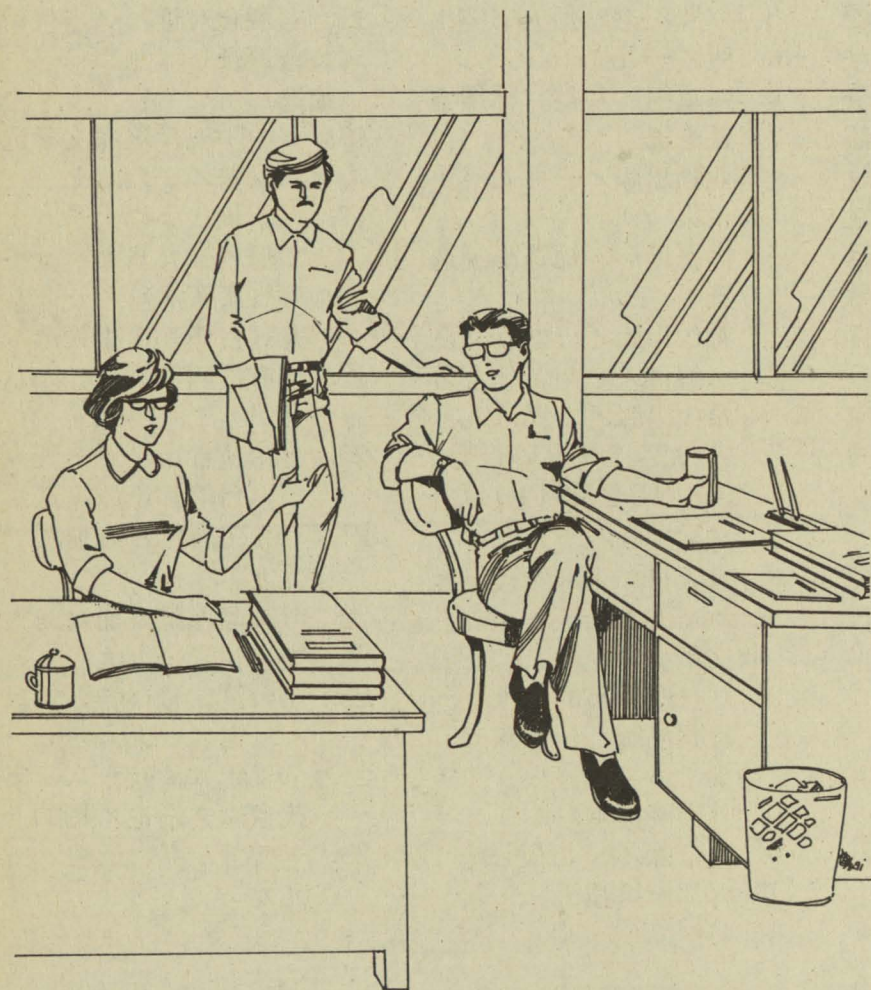
可是，我亲眼看过了一件事情的发生，现在告诉你们，信不信当然由你。

话说我的一位女同事，姑且叫她阿虹。她的口头禅是“哎唷，别笑死人啦！”

# 降头

◎ 林间

图／林祖耀



因此，有人给她的外号是“笑死人”。

她时常在办公室内高声说话，引人注意。因为她并不很好看，皮色黑是黑点，但并不达到“黑里透甜”的程度。

一天，她如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内尖着声音，对她身旁坐着看公文的杨小萍说：

“我说她哪里可以这样，太照顾丈夫，这会使丈夫养成依赖心理，以后呀，穿衣脱鞋也要女人做，我说，哎呀，别笑死人啦！”

她一边对杨小萍说，一边斜眼偷瞄了另一边的温美华——我的太太。没有人答腔，杨小萍只以似笑非笑的态度看了她一眼。背后的男同事向我低声说：

“老毛病又发作啦！你不敢再刺刺她吗？”上个礼拜我曾因忍不住，说了她几句，使她暴跳如雷，所以，我被男同事喻为“勇敢的傢伙”，也有人赐我“穿心箭”的美誉。

“哎呀，别笑死人啦！”我于是出声了，还用了她的口头禅，“人家爱护丈夫，照顾丈夫，也只不过份嘛！”

“女人说话不用你这大男人插咀！要跟我说话，请

穿裙来。”阿虹反过脸来，直指着我尖叫：“现在三从四德已不热门了，女人已站起来了，”她转向温美华说，“我说美华，你该学我这样，做个女强人！回去扭扭他的耳朵！他若敢怎样，我替你出头！”

这女人竟趁机挑拨我和美华的夫妻感情，我一时语结，不知如何回驳她。她趁势再说，“你也工作，他也工作，大家同样辛苦，如果你放工后回去还要侍候他，

哪有这种道理？”

我的太太不理睬她，但我知道，她心中一定怪我多咀，这种女人也去惹她。我被她的尖锐的声音吓坏了，背后的男同事为了救我，便说：

“你不同，你的丈夫温柔体贴，像无骨的软汉，是你的福气。”

“当然啰，我的阿林呀，我不叫他替我穿衣脱鞋，就够好了，还想我做古代的女人吗？休想！”





许多同事都笑了起来。那个受英文教育的捉夹鬼陈正发忍不住了也说：

“这种事还需丈夫做？Stupid！”

“Ladies are no more slaves！”阿虹也杀出一句英语来，陈正发也一时怔住了！

阿虹见男同事都没有再出声了，便胜利地说：

“哎呀，别笑死人啦，你们几个臭男人，还有哪个敢再轻视我们女人的，我就做降头，使他以后像狗一样，叫他坐就坐，赶他走便走。”

“降头真的这样厉害？”陈正发问。

“你要不要试试看？”阿虹说。

“我也会做降头的，”陈正发说。

事情由我引起，却让陈正发去承担，我于心不安，便说：

“算了，算了，什么都可斗，降头不可以乱斗，等会弄得办公室满天神佛，不是好玩的。说说就算啦，大家别认真。”我这算是打了圆场，大家便静了下来。大家喘了一口气。

谁知事隔了三天，阿虹突然收到一封信，气到她脸黑黑，整天说不出话来。陈

正发在阿虹不在办公室时，问杨小萍：

“她收到的信说什么？”杨小萍起初不愿说，后来又忍不住，把她知道的内容偷偷说出来。原来信上说：

“你是个最没出息的女人。在众人面前破坏丈夫的尊严来建立自己的威信，你是最恶毒的女人！”杨小萍说，阿虹最不能忍受最后一句。信末并没有写信人的名字。说到这里，阿虹回来了，大家便静了下来。

哪里想到陈正发这缺德鬼知道了信的内容，竟幸灾乐祸，哼起歌来，然后指着我说：

“你是最恶毒的男人！”这可惹怒了阿虹。她大声地说：

“不知哪个丧心病狂，心理变态，自己老婆一定是个最恶毒的女人，却借题发挥，泄愤到我身上来，我不是随便可以被污辱的，我绝不会随便放过这变态的傢伙，我一定要叫他在大家面前好看！”看来她是指桑骂槐。那“变态狂”不是指我便是指陈正发。

放工后，许多女同事都围住我太太温美华，并告诉我们，阿虹的母亲是暹地出生的，她亲戚很多都住在泰

国，要请降头师是随时请到，最好将那封信偷回来，否则，根据阿虹说，只要从那封信上的手痕，便可下降。

温美华当然相信那封信不会是我写的，我还不致于卑鄙到这样，我当然怀疑是陈正发所写，但他不懂华文，除非他叫别人写的，那么帮他写这封信的人岂不是遭殃？可是陈正发却不当回事，他说：

“如果她真的能做降头，那真是件妙不可酱油的事。”

当然，也有人不信邪的，只当这是一件笑话，隔天便没人再提起。只是阿虹从此不再大声说话，变成一个不善言笑的人了。

两个星期过后，大家正在埋头工作。突然一个蓬头散发的男人，整身抖着，口水不住地从口角流下来。他畏畏缩缩地探头进来，说话不很清楚，依依哦哦的，只听到他问：

“阿虹在哪里？我要见她……”

我惊奇地看着他，以为他是个毒瘾很深的瘾君子，正想赶他走开。他却看见阿虹了，便匆匆走进办公室，每个人都停止工作，望着他，不知怎么办。他走到阿虹

前面便突地跪下去，不停地叩头说：

“阿虹，原谅我，阿虹，是我不好，是我写信说你是最恶毒的女人，是我冤枉你，是我乱说话，是我故意中伤你，阿虹，原谅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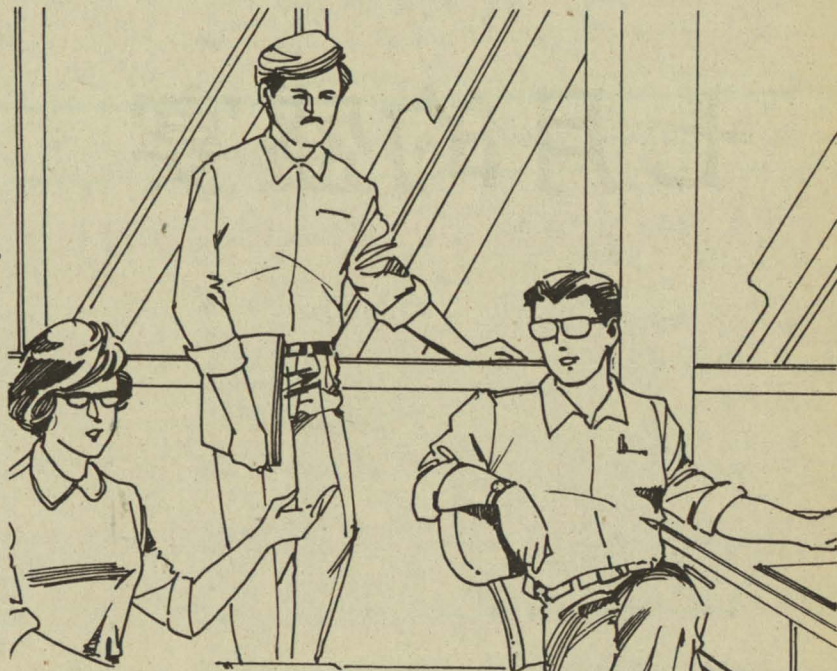
阿虹站了起来，随手抓起桌上的写着她名字的三角木，用力敲在那疯汉的脑门上。

“阿林，为什么是你，阿林，为什么会是你！你！你！你！……”她抓紧了三角木块，一声阿林，便敲他的头一下；一声你，便咯一声，可怜那疯子满头满脸都是鲜红的血，却连还手的行动都没有。大家都呆了，女同事尖叫声四起。陈正发三步两步跑上去，一手抓住阿虹一上一下执着三角木块的手，大声呼喝：

“够了没有？你打够了没有？”

我也赶快冲上前，把那个疯汉拉到角落里，从红十字箱中取出纱布和剑标药水，沾湿了棉花，为他那颗快要被打得稀烂了的头脑止血，简直心寒。然后，我拉他上车，送他进医院。一路上，他还喃喃地说：

“是我不好，写信骂你恶毒，是我毒，不是你毒，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这时，我一边把着轮盘，一边惊觉下降的事并非说着玩的，只是，我奇怪为什么会这么突然的？真可怕！

读者一定会产生疑问吧，为什么那封信会是阿虹的丈夫所写的呢？为什么会在我们跟阿虹骂架过后寄来呢？巧合？有人打小报告？那又是谁的阴谋呢？办公室内这么多同事，认识阿虹丈夫的人有好多个，是谁呢？我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

其实，我本来打算把那个鼓励阿虹丈夫写信和教他写信的人告诉你们，后来觉

得不妥，虽然不关法律事，但却关系自尊问题，便不说了，将那小段删去。仔细的读者，当然可以联想，根据逻辑联想，不中也不远矣。下来的事，我不想也没有心情去多加叙述，至于阿虹，我得补一句：她已变成一个满脸忧郁、眼带红丝的女人。

哎，我看你们还是把这故事当作一个荒谬怪诞的小说吧，因为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无需浪费太多时间。

降头，真的可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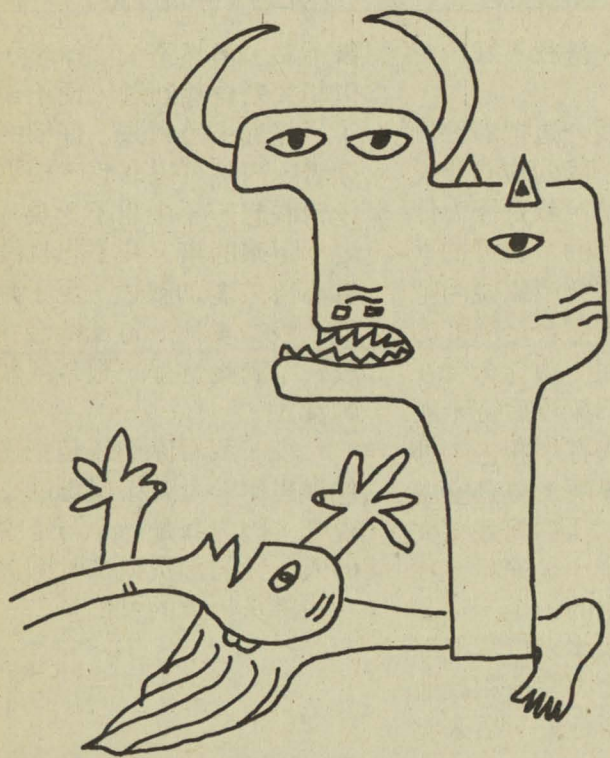


# 七月的盛宴

◎雨川

图/比比

许多人都看不到的东西，却被盛老头看到了。此刻，盛老头正坐在花园入口处的的大树下。本来，按照他的年龄，他的体质，他是不适合再到这场合来了。这场合，花园居民的孟兰胜会祭典正在进行。地上摆满祭品。大红烧猪烧鸡烧鸭、咧着咀笑的“莫何”糕、红艳艳的苹果黄澄澄的鲜橙青翠翠的香蕉，还少不了凤梨和果实成串的 Buah Rambai 和成束的红毛丹。柱子般大的大香，地上插满燃烧的红烛和香枝。一时，整个花园路口烟雾缭绕，把整个路口遮蒙得好像在浓雾里。还有待焚烧的金纸银纸神衣纸料，堆得像小山一样。回头焚烧起来更有一番热闹。何况，还有今晚的盛宴。



天空被密云遮住。太阳偶而从云隙射下淡淡的日光。风从对面义山上吹来，吹得沿路的三角旗东歪西倒。“七月不是下雨的季节！要下等拜好了才下！”孟兰胜会总务点香向天祷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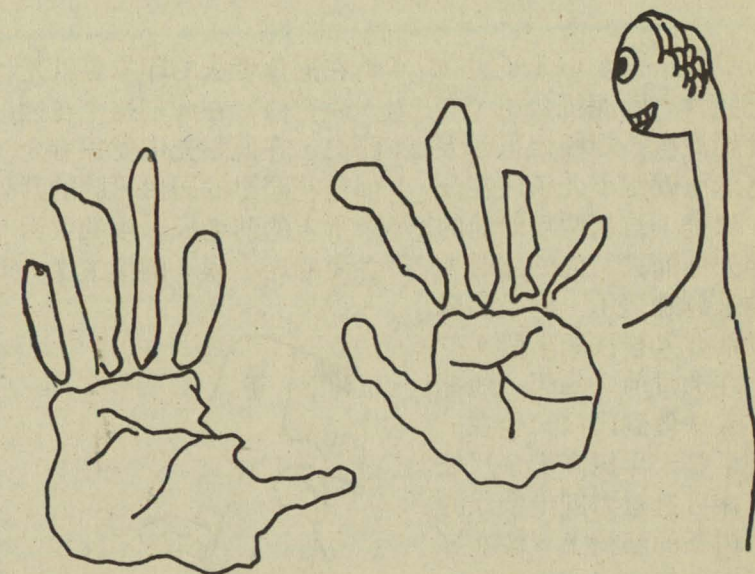
“爸，要下雨了，要回去吗？”那个今年被选为孟兰胜会理事的盛老头的小儿子一面忙着照料祭拜的事一面又抽空走回来盛老头身边向他问道。

“不要不要！我今年已经八十二岁了，还能看几回孟兰胜会？让我多看一会！”盛老头把他儿子推开。刚才好不容易才在家里吵得家人扶他出来，现在要他回去？扫兴！他的小儿子只好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走开了。

“你看到刘才合吗？”

盛老头端坐在藤椅上，忽然转头向他身边另一个老头问道。

“刘才合？”这个老头年纪比他少了十多岁，也是花园里的居民。他所以守在盛老头的身边，是因为他有特别任务：“看住我爸爸！”盛老头的小儿子因为要忙着孟兰胜会祭拜的事务，他花了二十块钱，雇请这个曾经替他工作但现在已经退休



的老工人看顾他的父亲。

盛老头还是和往年一样，穿着白色文化衫，黑长裤，脚踏一双布鞋。当年他是这花园的地主。发展商看中这地点，以建十间屋子送三间的条件交换把他这片本来植满红毛丹树椰子树的半山园地用来建屋出售。单以这园地建了几百间屋子来计算，盛老头着着实实发了一笔很大的财。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盛老头因为儿女众多，除了将分得的屋子留几间自住，其余的都卖了出去。得到的钱，一部份分给儿子各自去发展，他留下一笔，存在银行里，每年领出的利息自己一个老头用不完，所以，他最

热心这个每年一度的孟兰胜会。每年，每逢这个节日到来，他都要捐一笔钱，购买丰厚祭品，来祭拜那些游荡各方的孤魂野鬼。“他们最可怜，为这片土地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最后落得没有归宿的地方。每年一度，只有等鬼门关开了，他们才有得出来饱餐一顿。所以，祭品要办得丰富一点，纸料要烧多一点，他们才有得用到明年七月！”每逢七月，孟兰胜会拜祭的日子，盛老头总要到理事会来再三吩咐。在孟兰胜会理事会中，盛老头是永远名誉主席，他还有发言权。

近几年来，他的儿女有的移居外国，有的到外地发



展，只留下一个小儿子，在本地经营一间泥机公司，有十几辆泥机，规模相当宏大。盛老头就跟小儿子住在一起。只是，自从两年前他的老伴先他而去，他的体质，就越来越衰弱了。到了出来走动都要人搀扶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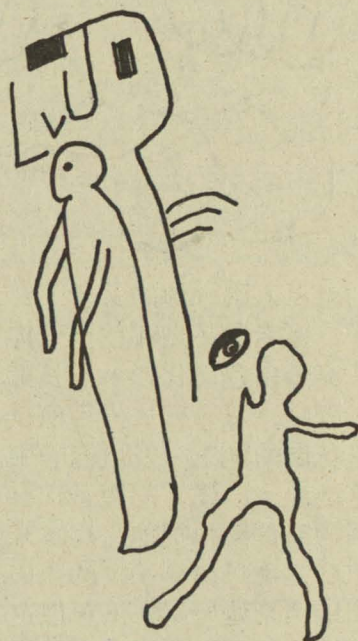
在七月前，每天，他都要家人扶他到门口，坐在一棵种了整十年树高十余尺枝叶茂盛可遮盖方圆十余尺的芒果树下的藤椅上，像在等待远方的来客，喃喃自语：“来了，他们要来了，他们要来吃大餐，领新衣，也取些路费，回去好好过另一年！”

那时候，陪着他的就只有这个曾是他的工人现在退休了的老头。这个老头所以有时间陪着他，是因为他退休下来以后也是无事可做。他的儿子也不让他去做工了。闲来无事，便踱过来陪盛老头，平时一些零用有了着落，还可以有一句没一句的听盛老头叙述那说不尽的往事。

“你看到刘才合吗？”

老头比盛老头年轻了十多岁，所以盛老头认识的人或者知道的事情，未必他全认识或者全懂。刘才合是谁

？在退休老头的印象里就是一片空白。在此刻这个花园路口，在他眼光中就只有全部是花园里的居民，胖的开杂货店的何老板、瘦的卖云吞面的庞小候；圆滚滚像一



粒球一般的是金店老板娘，还有那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不就是在市区开卡拉 OK 的阿金的小老婆？还有许许多多中年的、壮年的、年轻的，还有许多来凑热闹的小孩子们，都是居住在花园里的人呀！那一个是刘才合呢？退休老头就不知道在这许多人之间哪一个姓刘哪一个名

才合？

盛老头有点不高兴了。

“你真的没有看到刘才合？”

退休老头满脸茫然：

“哪一个刘才合？”

“刘才合，就是那个在日本南侵时期得热病没药医把自己手指啃得精光而死的刘才合呀！”

“唔！”退休老头倒吸一口冷气。

“那时不要说羚羊犀角，连黄连也没得买，热……热到他神智不清……”

退休老头仔细地端详着盛老头，看看他是不是也神智不清？

盛老头继续说：“他是比我慢两年来过番的。逃避征兵。谁想去送死？过番图口饭吃。初做番客，就到这里来。那时，这里还没有几个人。夜里，静悄悄的。只有猫头鹰的怪叫声。人说猫头鹰叫时就要死人。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几个人好死。只有一天晚上，猫头鹰叫得太凄厉了。第二天早上，那边椰公司就有死人。卅来岁好精壮的汉子，两百斤一包的椰粕自己上肩，说死就死，真令人不可思议！”

退休老头问道：

“死者是谁？”

“秀才公的表弟呀！他就葬在对面山上。只立一块木牌。现在，连木牌也找不到了！”

“不知他今天有来吃吗？”退休老头小心翼翼地问。

“来！他一定来！他怎能不来？家乡里没有什么人！他们老家的人都被共产共掉了，每年，有谁来祭拜他？”

“那秀才公呢？”

“也什么都没有了！秀才公当年逃避满清的缉捕，跑到南洋来开荒，可是没有后裔。后来认了一个养子，可是这个养子什么都不懂，拐骗嫖赌却最精！秀才公死后，就什么都留不住了！”

“你才分得花园里的这片地吧？”

“什么？”盛老头竖起一对浓眉，怒视着退休老头：

“花园这片地是我用钱买的！有地契有皇家盖印！那时英政府，一须古占可用来买东西！我积存了三百元买的！”

“唔！”退休老头感慨地说：

“现在的三百元能做什么好？能买到什么东西？”

“都是日本仔害的！还

有山顶人……”

“山顶人？”

“哪，我那个侄儿不是去参加山顶人被打死的？枉他读了那么多书，还到坡底中学去读书呢！学唱的都是山顶人的歌曲！害得我的老友那个陈充恩校长，也是被山顶人打死！”

“哦！”

“那是个疯狂的年代！好人不做，鬼迷心窍！”

“那时山顶人没有骚扰你吧？”

“谁说没有？要年捐要月捐，又要特别捐！那天两个小伙子被我吵了一顿，晚上就丢了一枚手榴弹进我的店头，好在手榴弹没有爆炸！”

“盛老，我还记得你的那间店头，那时家里没米没油时，就去你的店头里赊账！”

“我的店头不知给人欠了多少！”

“都是你花园土地的住户呀！”

“不要提了！那时只怕没人要来住！一间屋子一年的地租只收三元！”

“现在很多人都有屋有生意！”

“他们都好！还有的嫌

赔偿不够呢！”

“这是难免的！许多人都在这里住了几十年！”

“一间破屋子和几座破猪寮就赔几十千，还不够吗？”

“要不是这些纠纷，阿香又何必死呢？”

“阿香？”

盛老头听到阿香这个名字，他的眼睛，就直楞楞地，停留在退休老头的脸上。直看到退休老头低下头来。

看看看看，盛老头回到十年前的那个早上。

那天早上，天气也是像今天这样，乌云密布，将雨不雨。花园地里的居民情绪都很高涨，就像热锅里的沸油一样。盛老头因为已经和发展商签了协约，对这里的事本来打算不闻也不问。但是，在最后关头，他还是忍不住，到园里去走一遭。不幸的事就是在那一刻发生。那颗子弹，不偏不倚地穿过阿香的颈项。殷红的鲜血，流了一地。被子弹打中的为什么又偏偏是阿香呢？铲泥机要来铲掉的，还是别人的鸡寮呢！阿香就是爱出头，把别人家的事也揽到自己头上，结果就赔出了性命。阿香，在盛老头的心目中，



从小到大，就是个很乖很勤的女孩。她嫁在园里时，盛老头还去喝了一杯“老叔”茶。他是不折不扣阿香的老叔。阿香的父亲还是由他叫来园里建屋居住的。阿香的父母是泥水工人，每天都要出去工作。阿香小小年纪，就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她嫁了过去以后，也是勤俭持家。盛老头有时空闲，有到她家里坐坐。除了阿香教她儿女称呼他：“老叔公”，也忘不了给他奉上一杯热茶。他在阿香屋前屋后，看到她种了几棵杨桃树，树上都结满杨桃。他看到树上那些硕大的果实，称赞了阿香几句，阿香这样地回答他：“老叔，这些杨桃，就是孩子上学的点心钱呀！”当发展商的铲泥机开进来花园这片土地时，花园里的居民，就像一个被捣烂了的黄蜂窝，一团乱糟糟。盛老头就曾训过阿香：“阿香，不要逢事强出头，有赔偿不就算了吗？”谁知阿香那天忘了他是长辈，只见她双眼赤红地，大声地回答他：“老叔，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十年，要我们说搬就搬，恐怕没那么便宜！”盛老头当时着实也给她的怒气慑住了。

谁会料到那颗子弹不偏不倚地打在她的颈项上，让她卅几岁年纪就抛下未成年的儿女冤冤枉枉地死去？还好现在她的儿女都已长大，今天在她家里她的儿女们应该有办些丰富的祭品来拜祭她吧？她死后，也应该可以放心！

“盛老！盛老！”

退休老头看到他那副想事情想得出神的样子，不觉害怕起来。急忙摇着他的手臂，叫唤起他来。

“你可以放心了！”

“谁放心？”

“阿香！”

“阿香？”

退休老头打了一个冷颤。

“唔！可以放心了！儿子都娶了媳妇，年头我还吃到红鸡蛋！”

“红鸡蛋？”

“是的！红鸡蛋！阿江还叫我不要吃！他们年初去拜神，神说我今年运程不好，不可以沾红白事！可是，我就不信这一套！心中无忌，就百事无忌！曾侄孙的红鸡蛋不能吃，活这把年纪有什么意思？”

“哦！”

退休老头松了一口气。盛老头的小儿子走了过

来：

“阿爸，要回去拜阿妈了！”

“要拜你就回去拜，我要在这里等人！”

“你要等谁呢？”

“刘才合、陈充思、阿香、阿明，还有……”

听到盛老头提起的尽都是死去的人的名字，他的小儿子和退休老头面面相觑起来。

最后，盛老头的小儿子没有办法，只好摇摇头，对退休老头说：

“发友叔，我有事要先回去一下，麻烦你再替我看住阿爸！”

退休老头答道：

“你去吧！我会小心地看住他的！”

“发友！”盛老头叫着退休老头的名字。

“什么事？”

“你说，老的是回家吃还是来这里吃？”

老发友莫明地问：

“那个老的？”

“老的就是老的呀！她死去了两年三个月又四天。嗨，很快，就要替她做三年了！还算她好命！死在我前面！女人是要比男人先死才好的！不然你看景泰婆，耳

又袭、眼又花，还有满身病痛，几个媳妇，没有一个愿意服侍她！她还有一个媳妇要赶她去住养老院呢！要活那么长命干什么？”

老发友只好顺着他的话说：

“老景泰死了好多年了！”

“他是被迫死的！临十二月了，他那一块就快有收成的木茨芭却被人铲掉了；到了廿九，只剩下的两只母猪也被人拉去抵债。全家只剩三只生蛋的母鸡，他卖了过年。初二那天，他就自己上吊死了！”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

“还不是么？那时他的儿子全部都很小，收殮他的那口棺材还是我出钱买给他的！”

“现在他的儿子每个都好了，有车有屋！”

“又有什么用？连一个母亲也照顾不了！又有什么用？”

“所以……”

“所以什么？”

“没有！”

盛老头也缄默下来。

他凝神地看着路对面的义山。

义山上，坟墓密密麻麻。

他的老伴，就葬在这座义山上。

还做了生基，留一个位置等他去陪她。

大概这种日子不会太远了把？想起有一个几十年来同食同眠的人此刻正在离他不远的义山上等他，盛老头真想此刻就上山去和她会面呢！

两年三个月又四天。在她临终前那一刻，已经拖了四十八个小时了，她还不肯安然逝去。仅剩那一丝气息，在她那张缩下来的脸上留连着，像有什么事情尚未交待清楚而不肯离去。盛老头是第四百九十八次走到她身边，到了再也忍不住了，就开口大声地对她说：“你要去就去吧，儿孙都到齐了，还等什么？”说来奇怪，老太婆好像有听到他的这句话，就从眼角挤出两滴晶莹的眼泪，咽下最后一口气。

过后，盛老头无意间听到他女儿在他背后批评他的一句话：“阿爸真无情！阿妈还不愿去的时候就叫她去！”

盛老头听到这句话时心里头十分生气。但是他没有把脾气发作出来。他只在心里对自己说：“你们懂什么

？其实我的心中有万把剪刀在翻滚呀！”

那是两年三个月又四天前的事了。此刻，盛老头真想回家去，看看他的老伴有没有回来接受儿孙的祭拜？

盛老头终于回到家了。他看到供桌上摆满牲礼菜肴果品，亡妻灵位前香烛缭绕，他心中感到快慰。

看了一会，他对小儿子说：

“我要回房休息一会，晚上记得叫我去参加盛宴！”

“唔！”他的小儿子无可无不可地漫应着。

扶盛老头回房后，小儿子的妻子在房外悄悄对他说：

“阿爸今天尽看到些死人，恐怕不大对！”

“没有的事！”小儿子斥责道。

可是，当他在黄昏时要去叫醒盛老头起来参加盛宴时，发现他阿爸已一睡不醒了。





# 狩猎阳光

◎杨池

图/林祖耀

离开办公室，我差一点撞上李老师。他仔细端详，诧异地问：

“看你一脸杀气腾腾，又要出去狩猎吗？”

我点点头：

“又有四只猴子失踪了。”

校园内阳光明媚，好天气。九重葛灿烂欢笑。猫在花丛中伸直懒腰。我走向汽车间，心中纳闷：

“难道几年修行，还未练成不动声色的正果吗？”

这真是令人气馁的事。自从坐上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宝座，我可是分分钟都在以锥刺臀，提醒自己：

“冷静！冷静！愤怒与悲伤徒然使你六神无主，是做不了准确判断的！”

太太在我痛哭涕零的黑夜，也常常耳提面命于枕畔：

“激坏身体事小；鲁莽行事，后患无穷呀！”

车子开动以后，我的眼睛就像猎鹰那么敏锐，虽然我是戴着好几百度近视眼镜四下巡弋。是的，作为一名猎人，冷静是勇敢之外的另一个主要条件。勇敢没有问题。我想我是豪气干云的，虽然常常有同事怯懦地说：

“敌暗我明，我们无时无刻没有生命之虞！”

因为害怕横祸天降（当然有人故意夸张罪恶），他们甚至忘了应尽的除妖斩孽

的天职。我不怕。怕什么？猎人应该勇者无惧。猎人有爱，老虎也不敢噬伤人。果然，几年来，我的座下宝驹依然无恙，毫发无损，足以证明：

每一鞭都是爱，心灵不留痕（恨）！

倒是冷静颇难学习。

这关乎先天的天赋及后天的涵养。据说满脸胡髭的人天性比较暴躁，不幸得很我正是其中一个。它使我对坏消息坐立难安，也嫉恶如仇，非把留连在外的猴子逮捕归案不罢休！时光虽然逐渐淘空我珠圆玉润的体格，壮硕的身裁依然水份奇多。煽情的电影，会教我声泪俱下；悲戚的身世，也会赚取我泫然欲滴，徒然具有吓唬人的凶神恶煞的威猛形象，无形中竟是我的致命之伤。我努力磨炼自己，强扮铁汉无情，还是难抑冲动，出尽洋相。

昨天一件小事，我就差一点无颜以见江东父老——我没有开玩笑。昨天是第一次将田城逮个正着。那猴子，是的，就是今天遁迹山林的四只猴子之一，竟敢在连续三天没来上华文课后，公

然出现于恶气熏天的厕所。冤家路窄，让我手到擒来，真是老怀堪慰。我如老鹰捉小鸡一般，将他从鲍鱼之肆扯出来，一路押到办公室，动以私刑。

“你的嗜好很特殊啊？”

我不着边际地问。他一头雾水，茫然地望着我：

“什么？”

“为什么躲在厕所里头？”我声色俱厉地吆喝。他抖了一下，我乘胜追击：“说！为什么不来上母语课？”

一阵沉默。这猴子，个儿小，天生一对不怀好意的漂亮眼睛，正乌溜溜地转。他桀骜不驯的咀向下一扯，竟然咬紧牙根，理直气壮呢！

“说！你对得起父母吗？”

我打出了父母牌，果然一举中的，直捣猴子心灵最脆弱的角落。弧线的咀唇终于拉直了，猴子开了口：

“我迟到了，不敢进来。”

“一定是看录影带，睡迟了？”我冷峻地问。

“我要工作！”他突然正气凛然地说，眼眶刹那红了起来，水汪汪。

工作？工作很重要吗？



读书重要还是工作重要？我突然生气起来。我生气他。我生气他父母。我甚至生气——我声大气粗地问：

“在哪里工作？”

“当然是老板那里！”

这猴子！九流教育，跟老师讲话的礼仪都让老板没收了吗？我想要发作，却感到力不从心，声音不争气地逐渐软了下去：

“什么工作？”

他迟疑了一会，嗫嚅地说：“在卡拉 OK 洗碗。”

一叶知秋。又是一个让生活欺负的孩子吗？我问：

“晚上吗？”

他消除敌意，点点头：

“八点到晚上一点。”

“爸爸呢？”

“割树胶。”

“妈妈？”

“顾妹妹。”

“几个？”

“五个。”

“没有哥哥姐姐？”

他摇头。

一家八口，只靠一把胶刀，一个月大约会有三百零吉收入。怎么维持？以前读书时，父亲一个人工作，六张口吃饭，每月入息一百八十零吉。买米我们是精打细

算，一升一升来。申请大学贷学金，据实填上父亲的收入，因为引以为荣。表格却被马上驳回来，上面有义正辞严的评语：“一百八十元收入？绝对不可能养家活儿！资料可疑！”一个在大城市执行任务的理事，他竟然不相信穷人可以有极强韧的生命力！这白之冤紧追密守在我身边二十年，激励我不要忘记一百八十元的出身。我是从穷乡僻壤钻进大学的，可以不谅解眼前的猴子吗？

我因此又犯上了冲动的毛病，在警觉之前已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说：

“你工作，你乖。你穷，你更应该读书。”

为了掩饰越讲越哽咽的声音，我说：

“你过来，打你两鞭！”

然而，我打下去的鞭子破空之声却不能令老师们侧目。只好强顶住窝囊，讲了一句意气风发的莫名其妙的话：

“老师小时候，也很穷。”

鼻子一酸，眼眶热了起来。为不让他看见那不争气的眼泪，我马上挥手大喝一

声：

“还不回去班上！”

那猴子幸亏跑得快，要不然让他撞见落泪的珍贵镜头，一世英名岂不砸了吗？

当然，猎人更须有灵敏的鼻子、听风而能辨器的耳朵。这倒容易办。

“全校一千多名学生，只有一小撮是迷途的羔羊。你们要做牧羊人啊！在他们出轨时，马上通知老师。在他们倦途知返时，亲近他们，以发挥至高无上的友爱精神！”

周会上我乐此不疲、用尽甜言蜜语宣扬出会心的微笑。

“绝对不是出卖朋友！”我安慰告密的学生。（天知道！年轻的时候我绝对没有勇气也不耻揭发阴私的行为）。周会过后，马上有了情报：

下午一点以后，发现四只猴子，嬉水玩乐于村尾的落龙潭。我先在村子内巡视一匝，好像联军寻找伊拉克逃兵，没有收获。我踩足油门，车子若豹吼叫一声，向前奔窜。滚滚红尘外，我看见两只癞皮狗在草丛间快乐地打滚。村庄寂寂无声，做

工的做工；没有工做的，睡觉去了——他们是凌晨三点摸黑起来踏脚车至几公里外的胶园工作，为国献身、可歌可泣的胶工啊。

穿过了一排排整齐的胶树，它们像士兵肃穆企立，身上流下的白色血液，就是猴子们的父母在黑暗里割取的生计。又经过蓊郁的油棕园。一棵棵的油棕树张开了双臂热情拦路，告诉收割果实的贫瘠工友，它们丰满了，可以采撷了。树树皆懂奉献，而人呢？

土地上丰盈的农作物，是猴子们的父母辛勤耕耘的收获。他们把汗水与生命搅和在黑土内，长出了果树，却忽略了身边的儿女。生活在他们左右张牙舞爪，他们却不懂得如何迎头痛击。

想起来有时悲哀，有时也难免生气。

顺财缺课三天，我们发了第一封信，却像寄到太空，杳如黄鹤。一个星期后再寄最后通牒，依然石沉大海。忧心忡忡兼带怒气冲冲，



我和辅导老师摸上那猴子的柴扉。在野狗和白鹅奏起的“欢迎！欢迎！”曲子中，我捕获一个在柴堆后闪躲的影子。我运气若张飞当年站立于长桥一喝：

“顺财！”

他乖乖滚了出来。

他爸爸也从猪栏乖乖蹀蹀而来。

他妈妈也自客厅的水泥

地上翻身而起，一边揽紧胸前早已褪色的碎花沙笼，一边茫然地走向前来。

“为什么没去上课？”

我一箭射三雕，以法官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责问混沌未开的父亲、母亲与儿子。

那父亲以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语气反问：“他没有去上课呀？”

母亲倒是一脸摆错了的严厉：

“天寿仔！你不是说学校放假了吗？”

顺财一脸

傻笑：

“我不去上课，就是放假了嘛！”

我让他们表演完一出“错误的无知”，厉声反问一对对生活榨干的夫妻：

“你们为生为死，为的是什么？”

他们乖乖回答：

“死囡仔！”（骂我？）

“可是你们又顾不了他



，又为生为死做什么？”我生气地说。

那天下午，我把顺财押送回朝，狠狠地给了他皮开肉绽的三鞭。一鞭是他自己赚取的，另外两鞭则是连他父母的账一起算。父母无知，儿子教唆之罪不可逃。我在心里自我安慰：没有过份！没有过份！晚上我做了一个恶梦：顺财揭发我动用私刑。这是一个学生权利至上的时代。老师用的应是爱，而不是藤鞭。顺财有理，教育部将我开除！

我强烈分辩：

我的鞭子寸寸都是爱呀！

每一次鞭学生之后我都没忘记问候学生（其中有没有得了便宜又卖乖则见仁见智了）。

“今天打你，你一定会骂老师；但是老师今天不打你，你以后更要怪老师。你说我应该打你吗？”

学生们没有一次不服服贴贴点头说：

“应该！”

难道我错了吗？

我拥被而起，企图看穿厚重的黑夜。是我教导无方吗？

尤其是美玉失踪的消息

传来，比印度前总理拉吉夫被枪杀更具震撼力。美玉是我们眼睁睁看着她掉进深渊的。我们也曾把手伸出去了，而且拼命拉长它、拉长它，还是碰不到她那玉葱般的指尖。“噗通！”她掉下去了。我们甚至没听见她的求救声。她怎样了？

我和辅导老师曾经三访美玉那山林深处的小木屋。屋子是简陋不堪的，不过墙上却贴满了巨星的巨照，一半是爱好，一半是遮掩百孔千疮的墙壁。震天价响的热门音乐差一点拆散破屋。门帘晃动处，先映入眼中的是美玉那一双愈来愈修长的腿。牛仔裤只裹住四分之三的皮肤。她一脸慵懒，却在举手投足间散发夏娃的媚态。我将辅导老师拉过一旁：

“她真的只有十四岁吗？”

辅导焦虑地回答：“环境令人改变呀！”

美玉也算是孤儿：父亲吸毒，啷当入狱；母亲远走台湾跳飞机，至今音讯杳然。抚养她的阿姨是十五里外大城市的按摩女郎，咀边的道德如樱唇中的香口胶。

“那么，你救救她呀！”

”我呐喊。

辅导淡淡一笑：“她还反问我：老师，我像傻孩子吗？”

不傻的孩子就那样“噗通”一声，消失了。人们竞相走告，其中不无某种兴奋。痛苦常常是当事人独尝的，旁观者只能帮上一张讲话的口。老师不过是多了一个心。又能怎样？

做猎人吧！抓一个是一个，抓两个是一双！太阳升起时，我告诉自己一定要狠下心肠！

落龙潭离开村庄三公里，须要攀越一个小山坡，再穿过一座丛林才能抵达。那可是一处幽静的好地方呀！一匹清泉从十公尺高的山崖直泻而下，到了山脚，打出一个方圆二十尺的水潭。潭中有三三两两的小孩正在嬉闹，快乐的声浪涨满了山林。这是他们的国度。我闯了进去。猴子们在哪里？四下张望，忽然发现崖壁上有两个小人影正在急促攀爬。那不是德福与顺财还有谁？我大吼一声（比觅获猎物的黑豹还兴奋）：

“你们还不滚下来？”

那两只猴子果然耳聪目

敏，乖乖就范。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屁滚尿流，他们赤裸上身底下的短裤子本来就是湿漉漉的。在众孩童的欢笑声里，我得意的左右两手各拧一边耳朵，将两只猴子缉拿归案。

顺财可怜兮兮地求情：“老师，轻一点好吗？”

德福也稍作挣扎，悄悄地说：“老师，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请你给我们一次面子，好不好？”

他们两人四只眼，哀哀而鸣，我心头一震，多像我小时候在山间小溪留连忘返，遭受皮肉之苦的神情。那一刻，父亲一边打一边哭：

“我们家穷，你不想长进吗？”

我的眼眶一热，又犯上兵家大忌，让两只小猴子逃出了生天。他们大摇大摆走过友侪们前面，还得意地吹了一声长而尖的口哨呢。我恨得咬牙切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掌法在各自潮湿的脑勺后头轻拍一下。

书本的好处，他们还小，是不会明白的。

山山树树与河流的魄力却是他们不能抗拒的诱惑。十四、五岁的猴子应该如何



在书本与嬉戏之间取得平衡，一直是我耿耿于怀的心结。经济不景、打击农作物价格，猴子们的父母或者愁眉不得纾解，或者离乡背井远走异国，重复祖宗们当年卖猪仔的轨迹，只因家中有他们疼爱的猴子。在遥远的国度，他们汇寄回来用血汗换取的日圆或台币。猴子们如何知道金钱里有爱与血汗。没有人照顾的猴子最开心。他们玩起来，一脑子精明；做起功课，一肚子糊涂。原

来就是人的天性。繁重的教育制度调教出两种楷模的学生：脸无人色或者刁钻精灵，都是最令我痛心的产品。迷恋山光水色的孩子是异数，我又如何处理？

我左提右携，大声斥责：“还有两只呢？”

“他们去『快乐游戏』打桌球了！”顺财愣头愣脑地回答，大概想要以此示好换取更轻的惩罚。只有德福矢口否认：

“不是我们说的呀，老师！”

“田城和宜强会吞了你们吗？懦夫！”我瞪了他们一眼：“带我去『快乐游戏』！”

路，我又再赶路。有两只猴子带路，很快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行程了。明天当然会来，猎人是怕累的。阳光强烈得不能让人舒服地张开眼睛。我必须眯起来，才看清楚进城市的大路。劳累一个下午，我是要将猴子们递解出境，还是传召四家家长，责打八十大板以正视听呢？且让我冷静地想一想，想一想。

猎人除了胆色，还须具备一个冷静的头脑呀！



# 误读指南

——马华文学怎样变？

◎ 骆耀庭

要突破这重重困局，我们必须先质疑自己创作、评论和阅读的成规，重思作者、作品、读者、文学史和社会的辩证关系。

马华文学已经到了应该变、必须变、不变就难以为继的关头。创作方面，题材翻不出新意，技巧变不出新法。评论方面，观点泥而不化，造语陈陈相因。碰上比较富于实验性的作品，无论是本地或外国的，如何标名目、定高下，我们只觉无力。要突破这顽固的僵局，我们必须力求变通——怎样变，能不能变，关键全在马华作家能不能昂然面对“影响的焦虑”。

当代名批评家布鲁姆 (Harald Bloom) 在许多宣称作者之死的声中，独排众议，认为诗人创作，没有不先靠前人的启迪，然而，要霍霍招展鲜明的本色，就得经历一番奥德帕斯 (Oedipus) 的挣扎，心理必有“影响的焦虑” (Anxiety of Influence)。每一首诗，即是和前人角力的记录。要卓然成一家之言，魄力充沛的诗人，不会在前人的背后累累随行，相反，他会借误读、误解、误栓 (Misread, misinterpretation, misprison) 而另辟蹊径。一九七三年以来，布鲁姆的学说，聚讼纷纭，自然不在话下。

布鲁姆“影响”一说，若经我们误解一下，对于审视马华文学的困局，或有启发之处。

马华作家运笔沉吟之际，心目中的规范，隐隐，大抵是中国台港的作品。换句

话说，一般作者下笔之前，就先以这些作品为圆径，炼意锻句的时候，丝毫不敢越出圆周之外。假如文格，咦，很不同——比如说，是张考卷，我们的作家一定怀疑自己出轨，因为圆周之内，似乎找不到略似的典范。对这些文学作品，马华作家深具“影响的焦虑”。

转益多师是汝师。当然，除了中国台港，我们也应向其他文学借镜。“影响的焦虑”不能，也无须，免除。不过，这面镜子充其量是汽车的反光镜，“不但用来倒车，也可以用来帮助前进”。若要整理衣冠，查看裤子背后有没有开裆，还得靠洁白的落地长镜。马华作家应该挺起笔来，与别人相衡，下笔时，不以所谓规范自限。马华文学的净土仍有待我们的努力。

不以所谓规范自囿，即是打破既定文学的框框。作家对自己文章的要求，不该是：“是诗？是散文？还是小说？”而是：“题材是不是更繁富？技巧有没有更多姿？”第一个问题，还是让评者去手忙脚乱吧。

谈到手脚失措的评者，对中国台港的评论，亦有“影响的焦虑”。迄今，马华论者苦读细品之际，心目中的规范总不离“新批评”。这门理论，强调批评的目标是作品，而非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随兴。

由此，论者应本着近乎科学求证的客观精神，肌理分明。我们的评者沿袭已久的语汇，如反讽、张力、吊诡、模稜等，皆是新批评发展出来的观念。由于反对作者、读者介入作品，新批评要求作品必须完美自足、结构统一。为了方便替作品定位，这些评家眼中的传统，井然有序，不验自明。

马华文坛在批评上一向是有气无力，论者大多以讹传讹。新批评固然有助于把这些泛述草评逐出局。可是，目前的危机是：评者总是在句法、隐喻、象征、反讽、张力等技巧上钻营。久了，为作品相体裁衣时，不问肥环或燕瘦，一律套上紧身装。最近复出的杨开桥论述黄锦树〈伤逝〉，便是具体而微的例子。

〈伤逝〉是篇后设小说，透过戏拟 (Parady) 鲁迅的〈伤逝〉，揶揄读者的阅读成规，也暴露作者因文字自我衍生的本质，而无法再现经验的窘境。杨升桥囿于新批评的模式，把两篇小说视为独立无涉的有机体，忽略了它们因戏拟而相激相荡的寓意 (Intertextuality)。结果，只好做技巧上的比较，一面为鲁迅的手法、地位辩护，另一面则绕黄锦树的意象兜圈子。至于，文中为什么有嘲弄读者的插语、文末有无宏旨的附录和“冒充”主编的按语

文坛省思

，却未曾论及。对这些戏笔，墨守新批评的论者必定说是败笔，破坏结构。文学修养深厚如杨开桥的，在马华文坛原就可遇而不可求，他在一九七七年评析余光中〈北望〉和〈九广铁路〉，颇具洞见。可惜，品论作品仍泥于新批评，我们在评论上的龌龊和偏解，可见一斑。

要突破这重重困局，我们必须先质疑自己创作、评论和阅读的成规，重思作者、作品、读者、文学史和社会的辩证关系。近二十多年来，西方的文学理论，对于探讨上述的课题，百家争鸣，见解引人深思。从苏联形式主义、现象学、符号学、诠释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读者反应论等，对刺激马华文学或有助益。如何介绍、辩证、融合、活用各家的学说，正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

评介作家也是一样重要，道理不辩自明。迄今仍未介绍到马华文坛来的，举不胜举。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一句老话：我们应该急起直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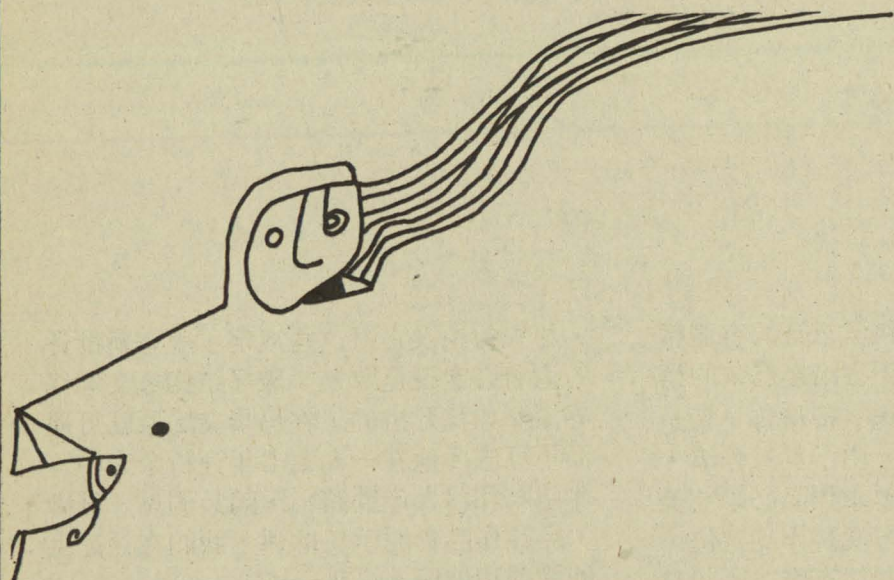
小记：限于篇幅，对黄锦树〈伤逝〉的得失，只能点到即止。我会另文专论之。



# 考验的时空

◎李国七

图/比比



就是这样的，上“安宁花”号不过一个多月，人开始渐渐消瘦，悠闲与渡假已是遥远的事情了。

每天上下引擎室，工作，许多时候不是做自己份内的事，毕竟人手不多，几位工人更因为意外而倒下去了。

就在忙碌后回舱的间中，停在可以看到海洋的大玻璃镜子前面，感觉心痛得钝钝的，并不太尖锐却挥之不去。玻璃窗外的浪，饿虎一样的噬上来，想把人吞咽似的杀过来，那一刹，我缓缓地闭上了眼睛。怎么，又有下雨的感觉？！

很不如意，等待升级的过程非常遥远而不真实，感觉在做一场漫长的春梦，没

有回讯的等待一如寂寞一样难受一样漫长。而工作，还是拼着做下去，没有偷懒偷闲的可能。

跟船上其他的人交谈总也是半应酬式的，没有来自内心的诚意。引擎室的温度大幅上升，绿色与奶白色替换的漆色使人觉得很不自在。总工程师除了日日夜夜地操作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娱乐。

普通水手的话题，除了女人还是女人，他们跟我不再提及大麻与酒——我的身份已经不同了。

当然，散步在外甲板上还是好的，有风没风的日子，都是一轮太阳从东边移挂到西天。飞鱼跳跃，幸运的

话，可以看到青黄色的大海龟、快乐的海豚、不知道为什么老爱撞船身的大鱼小鱼。

于是，用过晚餐，喜欢到外甲板散步整个小时，心情是简单而安静的。因为离开人、离开应酬很远，自然有一份独特的安详，恬淡的祥和，还有一个人独处的安全感。

重复地翻带上船的中文小说，然后找英语书来啃，依旧是唯一的享受。它是生活中唯一的痴迷与解放。

稿纸搁在随手可及的角落，没有动手去写，除了约好了的专栏文字。不是懒，而是麻烦写了又撕。

总是过着不称心的日子，夜里是魔，白天是辛苦工

作和应酬，从引擎室的热气里移到冷气的吸气声中。

爱情，又失去了，或者不曾得到过。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没有强烈的渴望或者期待，包括等信，因为现在信笺不多，没有知心的消息。

沿着异国，还是不断购买小小件的纪念品，也不是很喜欢，只不过代表自己去过那个地方。很像古时的诗人，喜欢刻下“某某人某年某月某日到此一游”，甚至写下几行打油诗，或者烂到离谱的文字。

买纪念品时常常联想到死亡，睡在棺里时候以另一个身份挂在角落俯望分配家产的一群人。有两次看到死亡，垃圾车把躯体运走，身边的一群人马上争睡过的硬纸皮或者穿过的旧衣物，两次都是在印度。好像死亡都是空出一些东西或者空间给留下来的人。

买纪念品就有这种心情，希望他们拿出散置的东西后不来翻口袋撕掉身上的衣裤。

一个星期天，看飞鱼跳跃的时候，跟电器工程师谈到死亡。等有一天活够，要做深蓝色里的一个名字，那么一跃下去，撞上船身引起火红色的血花，蔚蓝色中有一朵红色的花，多么美丽的

画面。他把话题岔开，很顾虑“死”这个字。

死亡是失意时候常会想到的东西。因为没有牵挂，感觉更加接近。死亡与单身好像不会跟哀伤套上关系，我和我的独身生活，总爱胡思乱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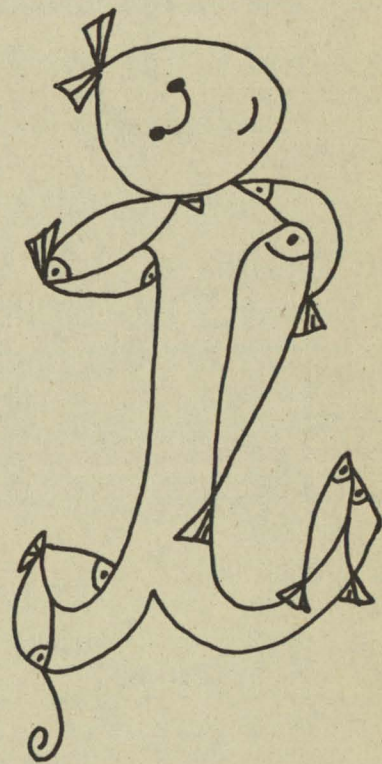
赚钱其实开心的，在船上，只赚没有花，看银行簿子的数字一天一天地增加。有人认为刻薄了自己，却也是另外一个人所有的乐趣。

下锚时候想到要钓鱼，把长长的鱼线伸下未知的深海里，鱼和虾总会蠢蠢地上钩，吃斋与善良——它们有关系吗？

后来有人不钓鱼了，我还是继续着，打发时间。寂寞吗？我不让我自己有机会。

又靠近马六甲海峡了，大家纷纷拨电话回家，问自己：“拨给谁好？”很不好意思抢掉别人的空档，别人有紧要的事和紧要的人。船长很和气，他的太太善意地问：“不拨电话回家？”关心有时候并不是好的。而且，这些表面的关心——我不要。

不能了，这样钻牛角尖我会死的。我希望有一条童话的草席，可以回到年轻，与无慾无求无渴望。可能吗？！





# 无中生有

香港实在是一个贫瘠的小地方，没有广阔无边的良田，没有茂密无际的原始森林，没有矿产，也没有特产，然而，香港不但养活了六、七百万的人口，而且建设成为很现代化的国际城市，大部分的人们也生活得相当富庶，毫无匮乏的现象。此中道理何在？实在费人深思。

有一天，当我们一家人到海洋公园去游玩的时候，正登上世界上最长的自动电梯时，突然有所领悟了。

你看，海洋公园的后山，下临深海，上有颠簸不平的高山，明明是旷野外的一座荒山；然而，香港人却从前山建了两道直通的缆车，又在荒山上盖了一些游艺场，再在荒山下建了一些儿童乐园，将游客从前山引到后山，又从后山的山顶用自动电梯引到后山的山底，于是，一座荒弃无用的废山立刻“价值连城”，被搞成活生生的摇钱树了。

这就是香港人的本领，一种“无中生有”的本领。

再看看金钟附近的金钟广场，又何尝不是如此？本来只是个地铁站和几幢高楼大厦，然而，香港人在大厦之间驳接几条阔面的走廊，又在走廊两侧盖起商店，无视于底下交错纵横的马路，空中起楼阁，无中生有，于

是，原本是空无的立刻化为实实在在的商铺，成为金碧辉煌的生意场所，成为逛街购物的好地方。香港中环靠近海边有一条约莫一英里长的中区行人天桥，也是无中生有的杰作；有了这条“空中走廊”，中区行人来来往往真是方便舒畅得多了。

因此，尽管香港地小土瘠，无良田，无森林，无资源，无特产；但是，香港人却能无中生有，制造土地，制造良田，制造各种资源和特产，使它们富庶香港，繁荣香港。

在亚洲里，最先向海洋要土地的就是香港。原本是汪洋的一片碧波，但是，香港人可以推山造土，化沧海为桑田。无论是香港岛或九龙，也无论是新界或其他离岛，到处都是人造的土地，并且在这些土地上兴建起高楼大厦，繁荣整个香港。

有一次，我经过红磡码头，发现东北角正准备填土；两、三个月后，那里的海面上竟长出一大片黄赤赤的土地；再过一阵子，竟营建起二、三十层的楼房。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大片从海里盖起来的住宅区，就是著名的“黄埔花园”了。中文大学后面是马鞍山，这两年来，土地不断从海底里长出来，一时一时，一呎一呎，然后是一大片一大片，真是

惊人得很；如今，已是几十层楼房一大片了。最近，我无意之中发现八仙岭的山脚开始“起变化”，最先是翠绿色的林木被砍伐了，然后是附近的海面被包围起来，最后，我才醒悟——原来马鞍山造土完毕，现在轮到八仙岭了。

现在，他们又准备在大屿山推山造土，从千顷碧波中建造最现代化的国际机场了。

不断地造土，不断地造资源，不断地造特产，这就是香港人了。

除了现实中香港“无中生有”之外，实际上，香港人“无中生有”还有更高的一个层面。

香港北有神州一大片江山，南启东南亚十余个地域，东面台湾、日本、韩国及美加，西临中亚及欧洲大陆，是个地利非常优越的枢纽区域。香港不过是个弹丸蕞尔小岛，然而，北窥数千年历史衣冠文物，南收星罗棋布资源饶富的数千岛屿，东取发展神速、国民素质优越的经济强国，西揽自由民主文化的源头，是东西南北各股文化的交汇点。因此，在意识形态上，香港人是“四海为家”的——吸取四海的精华，来制造自己的家。

每逢假期来临，香港人最喜爱出外旅行，长则几个

月，短则三几天，动则数十万人出境，火车站、飞机场及轮船码头，到处人山人海。去哪里呢？美国、加拿大、澳洲及纽西兰是上选，因为旅行之外，顺道可以探知移民的行情。中国大陆、东南亚各地、日本、韩国及台湾，也是香港人所爱去的；英国、欧洲各国，更是香港人喜爱的地方。除此之外，非洲各地、南美洲各国、苏联、东欧、北欧及冰岛等，香港人都设法去玩、去逛。香港只是个贫瘠的小地方，香港根本不成为一个国家，有什么地方可供几天以上的旅游？但是，香港人有大把地方可去，他们以世界各国为国，到处观光，四处旅游，并且探民情、知风俗，以便他日作种种挂钩；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无中生有”吗？

“在香港，你可以买到世界上任何东西。”来中文大学任教不久之后，一位至友向我这么说。

你相信吗？这么一个小岛，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可以找得到？鬼才相信。我只应了一声“是吗”，不敢多说。

住了一年以后，我才知道这句话完全是正确的。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几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要什么，香港就有什么；你想什么，香港就有什么！真是一个稀奇古怪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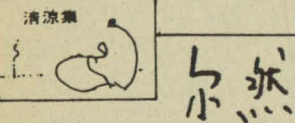
方。

试问，这不是另一种“无中生有”吗？

鄭百年







尔然

# 外在与内涵

不再有激情，也不让内心的感情明显流露。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也许将来还会再有这样的机会。

其实还是有一些事情会触动内心的感性的。乃至有时候礼佛时，也不禁眼眶润湿了。

有时候看到朴素的脸上，虽然绽开了笑容，却仍有一丝无奈的神色，心里竟然有一种刺痛的感觉。

看到了丰盛的餐宴，几个似乎是高级或者特殊身份者在举杯欢饮，就让心里更不解了。

或许更需要阶级的，就更强调没有阶级之分吧！

但我们仍然有太多的不解，实际上也还轮不到我们去了解，毕竟各有前因啊！

也许我经常都希望抱着比较积极、乐观的态度来看待事情，虽然在深思时，我总是会看到事情消极的一面。

我想如果能承担得起，那么消极的一面都让我去承受，那是一种压力，有时候只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而当我们让其他的人见到了积极的一面，而起了信

心，奋起了努力，那么对于消极因素的抵消，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而 we 希望的也许就是这一种情况吧！

五千年是一段相当长远的日子，足够让一个文化兴起、发展、衰微，或甚至灭亡。

也许古人也不一定想遗留下什么给我们，但在文化的长流中，他们也是其中的一环。当时可能只是想使自己的生活会过得更好，也许只是依着已有的文化基础，作一些改进。但经过了一代又一代，有毁掉的，也有建设；有重建，也有创作。反正就这么样兴衰交替的，竟然遗留下那么多的遗产。

对于一个败家子来说，变卖祖先的遗产，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卖不出的，也不妨拿来“献宝”，说不定可以换个三餐温饱呢！

如果在一个时代中，其能发挥的文化艺术，总比不上前人，其种种的建设，还是达不到古人留下来的水平，请问，这一代有什么值得向世人炫耀的！

想想：总是靠古人的遗产，来博得几声赞美，本身却再拿不出什么好的成绩出来，有什么好标榜的呢？

更可悲的，还把那些珍贵的遗产肆意的破坏。只凭着一己的偏见，就忽略了古人的心血，只懂得毁坏，却不懂得建设。这样的一代，不是败家子吗？

终于，知道了这一切毕竟还有可以拿出来亮相的价值，至少可以换三餐温饱，才肯下点功夫去保护，乃至去照顾。但其目的，也许不在其历史意义或艺术价值，只因为这些宝还有一些识货的人，愿意花钱来看，而他们正是向钱看呢！

因为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文物的保护与风景区的建设，可是这些文物的内容，却未必真正获得发扬。

一切存在于具像的文化遗产，若有其价值必不完全在其形象之具体、美观、或其他的欣赏角度，因为这一文化的形成，艺术作品的完成，必有其内涵以及思想，否则五千年留下来的瓦片，除了其考古价值外，还有什

么呢？

如果我们只看到了这一切具象物质的留存，却不见其思想内涵的发扬，那么在文化的传承工作上，还只能算是做了少部分而已。

也许文化的传承过程，感性的成分是比较重的，而艺术作品也是如此，但这些感性往往是结合了以往的感性经验与理性的理论而有的。因此作品流露的，就必然的会含有思想与感情在内。

失去了思想与感情，也就是人或作者们灌输在艺术品中的内涵，这些作品的生命就枯萎了。

所以只看到了一座又一座的古建筑、一件又一件的古作品，重修而呈现在我们眼前，并不是文化的重建，那也许是一种变相的出卖祖先遗产的方法。

这种情况往往是一种假相的升平，人们也许有机会过着比较好的生活，但其精神生活却往往是空洞的。也许他们也不要求什么，但那不是无所求的境界，而是无可求，一种无奈的无求。

长远遗留下来的遗产，

要毁还是毁不完的，卖也卖不光的。一旦知道还有“献宝”的作用，就想保存，这种心态是极可怜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古人的遗迹，今人的建设是太少了。

更可悲的是这些遗产除了此作用外，其文化生命大多枯萎了。当然这是消极的心态。

事情总是相对的，至少还看到有一些人，也许也不是有很高的文化意识，只是想到要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遗产，作一些内涵充实的工作，但重点仍然还是在具象的建筑或遗物上。而这一切因其具体可见，也许比较容易让人感觉到其存在或价值。

但长久下来，这一认识却使许多文化的遗物失去其生命，因为太多的工作只在具象的物体上，而缺少了内涵生命的灌注。

佛教在目前大陆的发展，似乎有此现象。虽然还有许多寺院的存在，但很多已经陈旧而且破坏了，这是先要解决的问题。至于寺院的内容，除了课诵、经忏、法

令等仪式，还是太少佛法的宣扬。

而佛法才是佛教的慧命所托！

从积极的一面去看，也许这些存在或待重修的硬体建设，还有其一定的大作为，但如果真正要使其重光，就不只是把寺院再建得富丽堂皇了。

真正的还是在于佛法的宣扬，让安住于寺院的僧人，知道出家何所为；也让进香的信徒，明白他们的信仰；乃至让普通的游客，也懂得一礼拜一叩首，是基本的礼仪。

让大家进到寺院，都以清静心进入净土的心情来安顿，那么寺院的生命才能活起来！

这条路还有多远呢？没人知道，能否走到尽头，也不知道！

但路总是要走下去的，但愿大家都走得好，走得顺利！



# 林过诗小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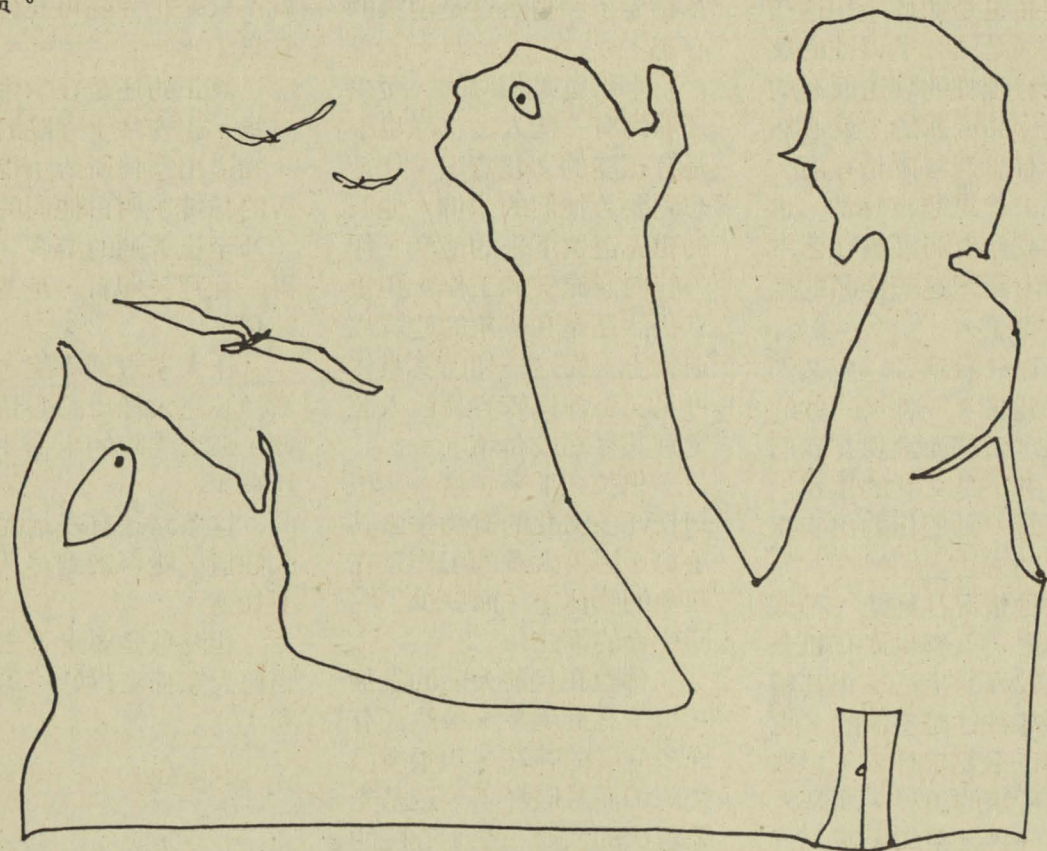
图／连珠／比比

## 引言

◎陈瑞献

林过于60年代出版两部散文后，决定专事报章通讯员工作，于67年告别文艺。封笔23年间，林过以生活为课业，为人性深思；在历经苦厄饱读诗书后，终于90年圣诞节前后重拾诗笔，挟丰富的阅历与才情，源源写出诗来。我有幸先睹其作，爰辑数首与《蕉风》诸诗友共赏。

1. 散色
2. 风声
3. 善终
4. 乘风
5. 单单一棵巨树



## ◎ 散色

最亮是一面照往的镜子  
如果汉水淡化为界  
在大南方  
镜已月盲、丑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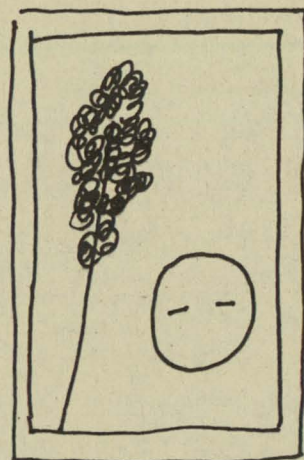
如果习俗卷起周  
谁又是传统的始作俑者  
所有的贤哲都为佞？  
不然，早冬的汉水  
怎么全蚀着  
然而，最大的目盲  
还是爆发在大南方

如果圣哲枝散到巴格达  
就连风信子也问起  
大伊的武圣和他的国家  
是否等号？还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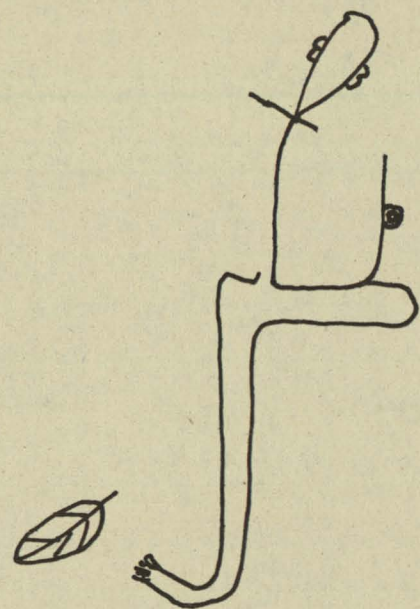
日蚀等于圣人  
要你服膺和归依  
好像大南方、死死

不是大南方  
盲从等于侵略  
入侵等于不眠的轰炸  
发亮的众星围绕  
不眠的轰炸等于  
缺氧  
大缺氧等于异色的  
昏噩  
和目盲

(16·2·1991)  
羊年大年初二中午







## ◎ 善终

你的脚踝 还在汲水  
在你踝边 匿躺  
哪年 当我已死去  
恒在呼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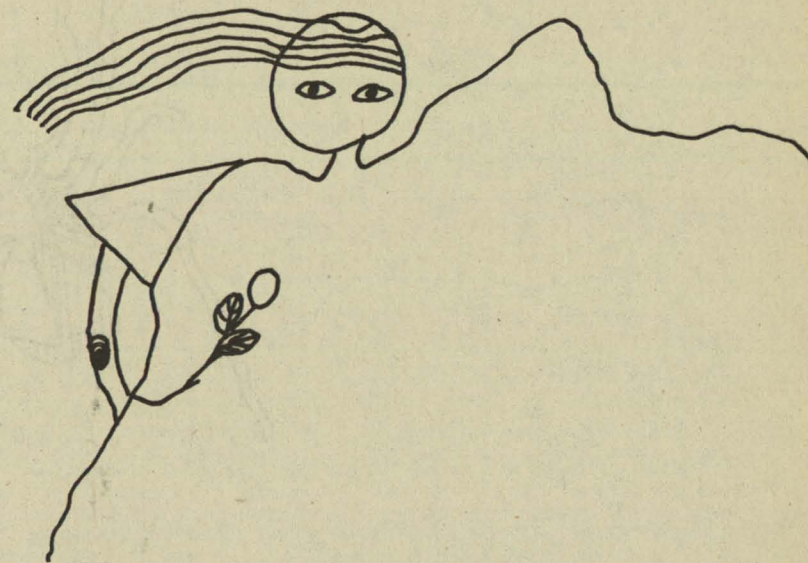
极度深沉是根部  
它竟即是我底思想  
中心  
恒在吸水

鳞翻的彩叶  
也就是全部的素料了  
婆娑 陈的翻犁  
替代谢去了的

毕加索的枝枝桠桠  
你的点点线线 艳红的  
但是没有须经百年后才发生的事  
冰寒笔下的梵谷强烈构图早显

躯干似牛比钢皮勒的  
车去  
撞  
深深厚厚的古代城门的  
门  
也震撼  
也门断

(11 • 3 • 1991)



## ◎ 风声

总仰望大石之无悔于风  
但是两位顽石的相碰出话来  
须等多久 不是从养日算起  
等象用胶管自行洗澡的光年  
须多长 五百还是一千亿年

骑牛而去的那人 不是人  
但也并不是鬼  
地上有雾 也有露 天还没有  
大亮 他骑牛出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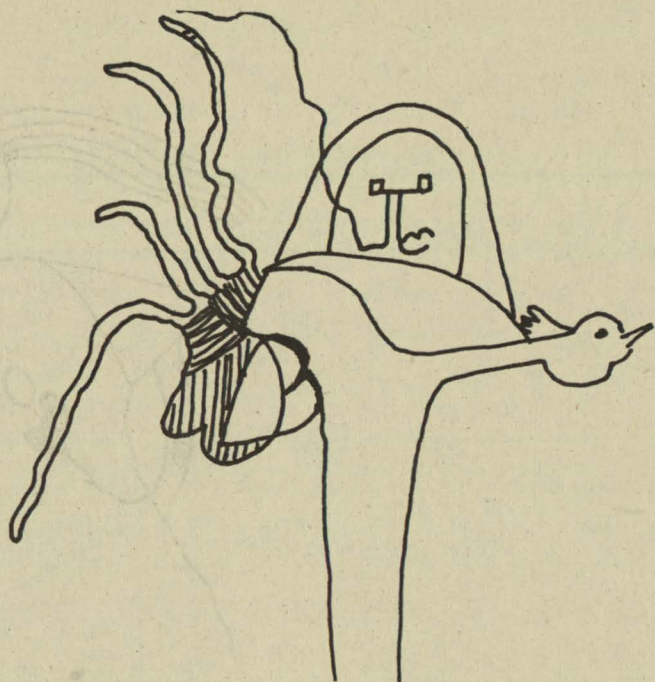
门  
南门一株被栽种着的梨 或者不是  
远望 一株北门被移植着的 确  
也有一些眼缘 广场中央 但是  
两株摆设着的族类却互相的陌生  
起来

只是骑牛的那个最特别 他在  
等象用管喷水洗浴之前就已骑牛  
即使他不骑牛 他其实已在牛背上  
即使不观雾 雾早已多看了他几眼  
体不沾露 衣襟却早已着了

其实这样也好 因为绝无风声  
没有风声 这样就好

(13 • 6 • 1991)





## ◎ 乘风

我是沙 细小的  
拒不公转  
火狱后  
变成铁  
年轮其自转  
内省后  
才成钢

沙的青春  
不受风寒  
雨的年华  
和铁的品德  
禦蝎  
也抵毒

即使铁  
却不胜雨寒  
和内燃的雪  
以及微微吹送的

缓缓的风  
于是成天雕塑  
锈黄  
雕塑  
血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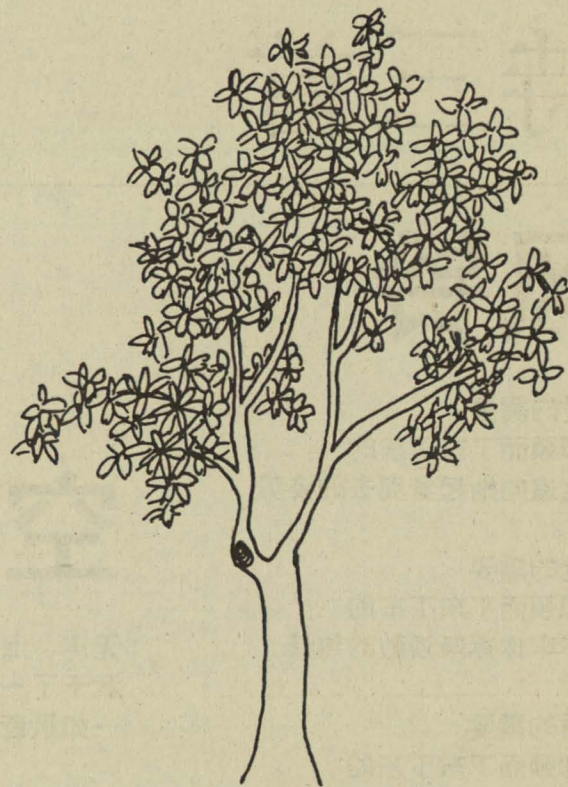
而心的空间  
有容乃大  
火的炼狱  
和钢的火浴  
皆外卖  
遥隔天险  
远不及  
钢的冻炼  
和心的水浴

水浴后  
人是鸟  
而水鸟是心的钢的

超越铁 然后乘风  
而去  
而去  
足能破浪  
足可破浪  
却敌  
和闲语  
和冷讽  
和一切的魔杖

超越雨  
越水  
越钢  
不锈  
永垂不朽

(20 • 1 • 1991)



## ◎ 单单一根巨树

我走遍高山峻岭走过大漠  
寻找到了单单一棵巨树  
山没有它高 岩没有它坚  
海无其深 林无其密

它从不以形示人 只有一次  
意外草歪心爽 心爽草歪  
沙土滚滚 我们遂知道  
它来了……

遂原形毕露  
毕露的形 有人  
用唾沫吐它  
用脏语咒它  
用粪便和尿水泼它

但是没用的 它根本无须  
扭腰  
闪身 不动  
无所谓  
无疾无恙无感无觉无影无踪  
依旧朝上  
往上  
升起

生存于茫茫人海 眷恋  
人海茫茫  
然而就是不愿  
下去地狱  
黑洞里面 人开始察觉到  
气闷

窒息  
我走遍千山万水走过大漠  
寻找到了单单一棵巨树  
高山没有它高 岩石没有它坚  
海无其深 林无其密

无须扭腰  
闪身  
它无所谓  
无所谓

(27 • 1 • 1991)



# 诗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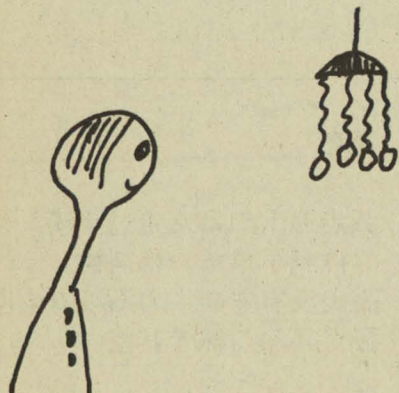
◎ 柔密欧·郑

## 风铃

被爱的需要  
我仰颈而丁东丁东的  
永远追向她起身离去的姿势

温度的需要  
我仰颈而丁东丁东的  
握不牢你逐渐涣散的热情

糖质的需要  
我仰颈而丁东丁东的  
摇摆原是做梦的黏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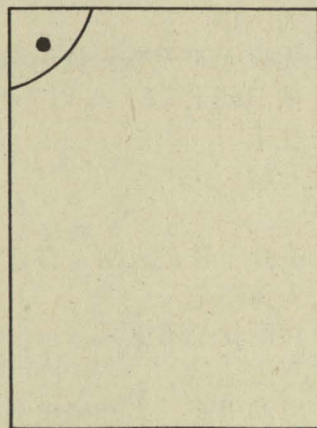


## 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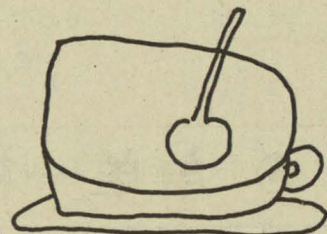
无声、泪落  
我干了一杯所有的呐喊  
一如录音带最终的空白

等于走光  
风景在我不经意的时候  
纷纷叛离菲林

最爱向玫瑰表露倾慕  
忽有人一把剪咔嚓掉  
只留我泛白的眼珠子



图/比比



## 咖啡

无梦地醒来  
我竭力不去想脑袋

向黑井上呵一口气  
再徐徐搅著小小茶匙  
以及小茶匙探测不到  
乡愁深度

峇厘舞方兴未艾

# 我们的徒步旅行计划

◎ 张光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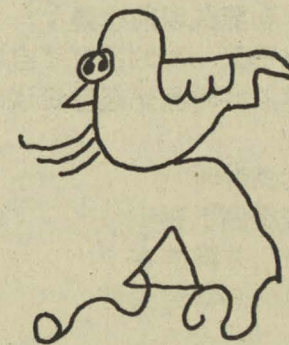
晴朗的天气  
我们高高兴兴地踏上青草地  
在荫凉舒适的树底撒泡尿  
笨手笨脚吓飞一群蹦跳追逐的麻雀

(麻雀惊惶四散)  
遂有一朵向日葵开在我们  
稀疏的胡子和睫毛上  
我们偷偷地拔除  
野草一株株蔓延在我们满布青春痘  
尖耸的鼻子上

我们的徒步旅行计划  
在天气晴朗时出发  
却一头闯入梵谷烧焦卷曲的发中  
卷卷的焦发凝聚成雨云

(雨水密密降落)  
我们越过草地跑下斜坡  
一条河横越我们面前  
对岸一个老人急急游来  
身后的山退得远远  
晴朗的天气剩下一团模糊的印象

\* 我们的徒步旅行计划  
好像没有包括方向和目标的计划  
(至少有一些人这么说)  
其实我们什么也无法看清  
只能发表模糊印象  
如果有人说了些明朗的片断  
这倒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



图/比比



# 无题

◎ 杨平

我流浪来此。  
枝叶浓密的林地，一片  
清柔寂寞的绿——  
去夏，就如此美丽

前年和更久以前也是。  
「终于又一次的拥有了自我」  
经过湖畔时我记起昔日说的一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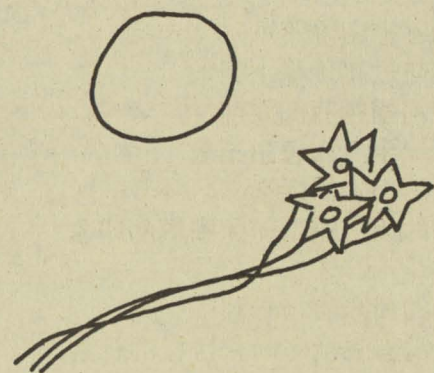
经过湖畔时  
我缓缓停下脚步  
沉思，并陶醉在  
类似的感官经验里……

起风了  
关于飘泊  
我想到了卢梭  
(和他流放日内瓦的岁月)  
在某些时刻是必要的

一切都是寂静。  
树 投影 倒颓的墙  
和空旷失修的篮球场——  
种种荒凉 疏离的感觉  
遗世，而不真实

「生命中有什么是真实的吗？」  
默默地穿梭在无人街道之间  
近乎迟钝的咀嚼 思索……

我走了  
望着那座废墟般的没落小镇  
我忽然明白：为了同样庄严的理由  
镇民们都流浪去了



图/比比

# 重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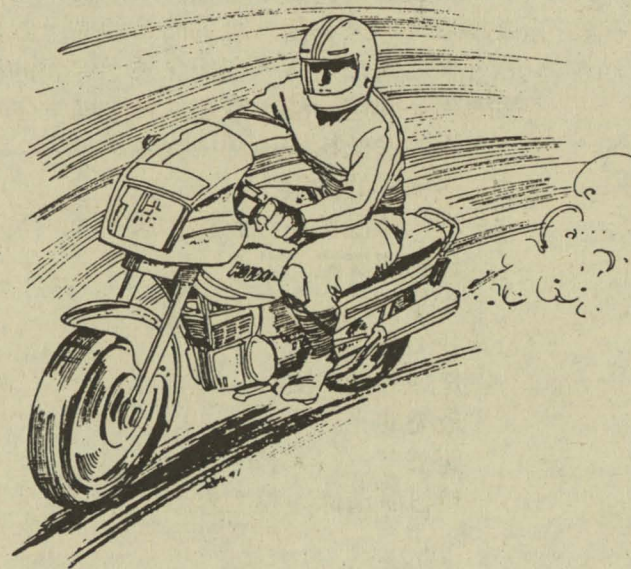


九月的风  
在你眉宇之间  
骤然冷却。  
用思念堆砌的容颜  
像一场文不对题的错误  
想是时光将记忆都零售了吧  
且独占了甜头。

# 诗两首

◎ 方家若 图/林祖耀

## 飙车少年



飞驰 我们像午夜群起  
觅食的蝙蝠  
在生命之绿灯前  
纵容自己恣意的呼啸

让心情随速度指示器一同拂  
扬  
让交警在暗处里  
只窥见风的影子

跨过月的幽灵  
我机动的马匹  
将掷你们于地平线的尽头  
而安娜炽热的体温  
将覆盖我黑色披风  
在梦和黎明之间底边城。



# 非连续性情诗

◎ 何玮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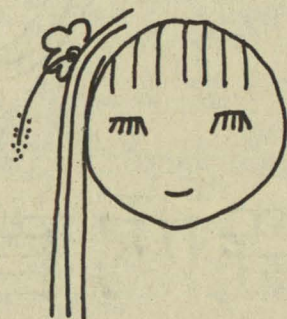
图/比比

九月十六日  
我已习惯在临睡前  
低念一个短促的名字  
且仍望着  
安心躺在你眼中的  
那颗星  
逐渐  
褪色  
淡成一句安详文静的耳语：  
我爱你

Still your dark fragrance clings to my skin .....

六月十六日  
我学会该如何在两极间  
规划一个同心的圆  
并用话筒揣测你的心意  
黑暗中  
你恒以静默回应我心切的唤召  
在心灵的高崖上  
我坠落  
瞬间融化在山海与哀伤的中央  
在最深沉的互吸磁力中  
推开  
你推开这两极的引力  
令爱情沿著话筒的  
这一端  
成为一颗紫色的卫星，  
旋旋升起

七月十六日  
我曾告诉自己不要在一个空房子里哭泣，  
当黑暗像一只在窗外蹑足而来的猫，我无处可逃，  
唯瑟缩在角落，在想念关于你我的种种爱痴缠绵，  
而这一些，常在六月之前发生。  
你的发丝松懈地拂拭我唇上，  
这浅平的波浪  
有一滩温柔任我此起彼落  
让脚印深陷  
当星空揭下高挂的毛毯  
我的爱  
是爆炸前一束  
最亮的光  
照着  
趁机看清你冷漠的容颜。



◎ 李敬德

图/比比

# 抽象画展

画画是谜题。  
画题是谜底。

1 蜂 舞  
透明的薄翼煽动  
在花叶丛间  
划着曲线的  
灰点，移动  
轨迹是飞白的  
墨渍，笔触  
断，续……

2 时 空  
包抄 渗透 扩展  
由外向内 包抄  
像城堡四周的围墙

由内 向外 扩展  
像眼眶中的 泪珠

由外 向内 内 向 外

3 解 体  
三幅画。第一幅：

第二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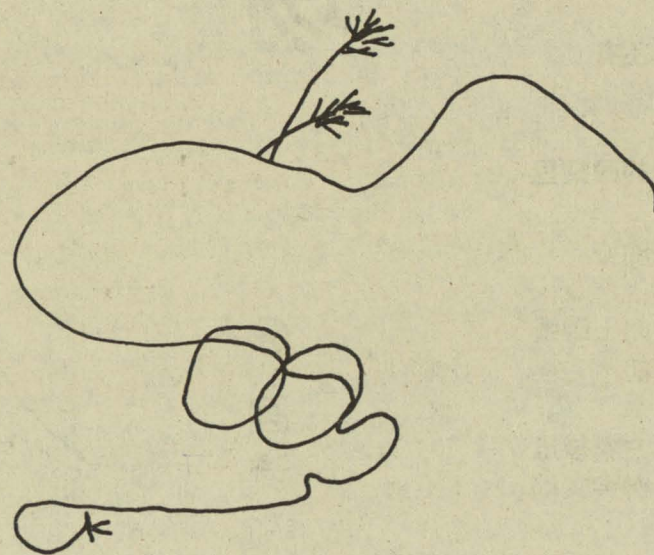
第三幅不套画框  
画布，一幅，如下：

4 喧 宾

为什么要把海的面积  
在视界中，缩小了

涌动的蓝绿是海的感觉  
谁叫他在画面上题字的？  
我不能把文字想像成  
胀大成无边的样子

把字体缩小，那海  
不扩，大，数倍？





◎方昂

# 子弹 →

我是一颗离膛的子弹  
轰然一声  
奔向命定的红心  
没有犹豫  
没有回归路  
我唯一的追寻是  
击中红心时  
粉身碎骨的  
刹那……

刹那……



站在陌生的舞台上  
你面对  
一只巨大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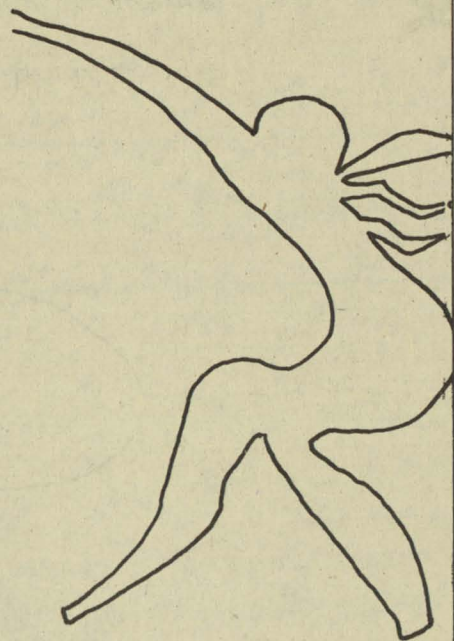
眼睛 的  
里面 还有  
眼睛 的  
里面 还有  
眼睛  
还有 还有

你深知  
在最后的眼睛里  
将装着  
你赤裸的心

于是你闭上眼睛  
在落幕前  
逃走  
连同你左衣袋里  
包得密密实实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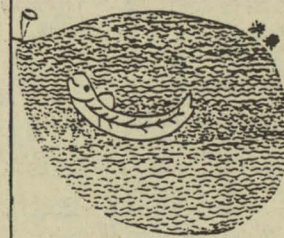
# 怯场

◎回流



# 夕阳山外山

欧阳香



《欧阳香》书影

◎唐林

“……一个女人的咀的确使人倾心，湿润的咀唇和舌头，诱惑来自这丰满的沃区，一个男人无法拒绝从这儿播送出的芬芳。一朵花除了香味之外，另外给人采摘的是花的实体，实实在在的躯体，甚至剖它，分析它，为什么它拥有这么多使人迷惑的灵魂，人，想要占有这灵魂的根源，充实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夸耀……”

这是洪泉塑造的小说人物常玉，在“草坪上的鸣声”里注视着女友庆龄的咀时，忽然在脑际涌现一阵短

暂的心语。“草坪上的鸣声”是小说集《欧阳香》里14个短篇的第一篇。在这里显示了洪泉的细腻描写和锐利观察，以及对人性思想的深刻探索。读洪泉这本短篇小说集《欧阳香》，使我最感到惊异的，就是一股化不开的浓郁的夕阳意识竟弥漫着这14篇小说。作者笔下的人生，绚丽的色彩都是暮云晚霞，叫人低回的都是夕照下连绵无尽的山。会不会这就是作者的希望：明天会更好？

贯串着“草坪上的鸣声”的意象，就是常玉轻轻的

口语：“夕阳下山，永远静止无声。”因为这一句话，作者使笔下的人物悄悄的溶入暮色，得到的爱情没有圆满，展望的人生同样一片苍茫。作者以简练的笔调讲述故事，在对话里将常玉和庆龄的关系勾划出来。例如：“你别老叫我走，我来的时候才打电话回家，通知今晚我要在朋友家收集资料。”／“他如果知道你跟我在一起，他会怎样？”／“别提他。”／常玉伸手拥庆龄的肩膀，庆龄挣脱他的手臂。……／“庆龄，你会后悔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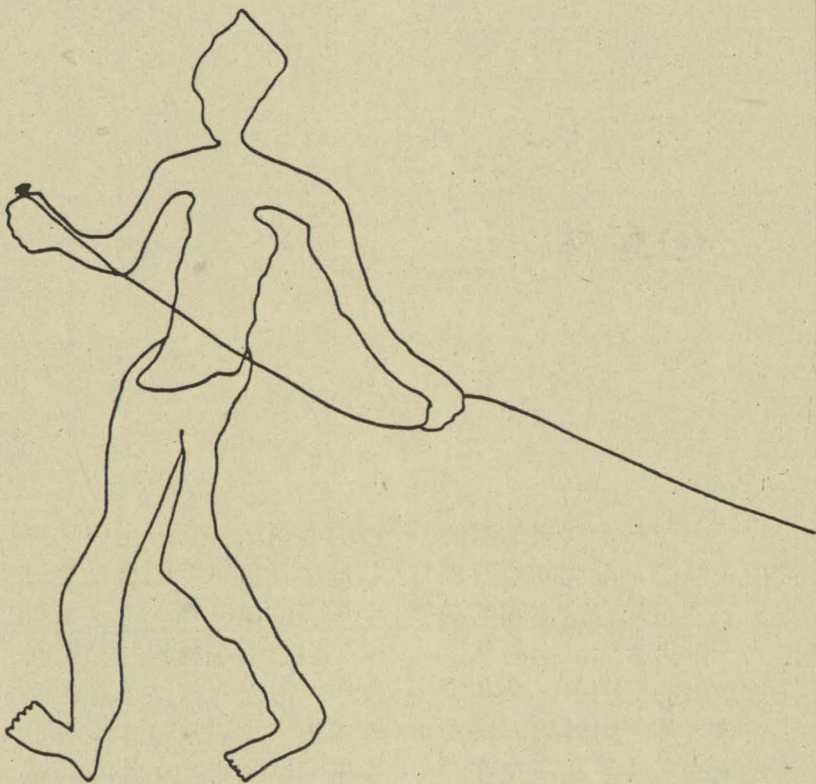


识我。”/“不会。”/“当你像我这样时，你会觉得你像那一群鸟，鸣叫时吼声接踵而来，黑暗也来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明白没有用……”/“为什么，你又讽刺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明的，你丈夫不明白。”/“不要提他。”/“事实在我们会是幻觉的。”/“不要提这些事。”/“你不要忘记他！”/“我会很好。”/“我不认识他，当你没有兴趣工作时候，他能养活你。”/“不要说这些。”庆龄静静的走着，“我后悔认识你。”/他们走在回家的黑暗路上。』

黑暗的不仅是他们走回家去的路，也就是他们所面对的人生。这些青春焕发，应该是对人生充满憧憬的年轻人，用什么心绪看待这个国家社会呢？『“……你看看。”庆龄指着速写簿，“山上没有云，山下空洞洞，可是现在有阳光和生命。”/“有，这一切都有，都存在，在眼前，是不是属于我的！我们的。好罢！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拥有它吗？明天，明天还有这一切，但是，我们好像没有明天。”……』这是多么的无奈，怎样震撼人心的沈痛。作者捕捉的是一个平凡的黄昏，却让读者深深体会到一个暗淡人

生的场景。

第二个短篇“蛇隐”，是常玉给庆龄写信，夹杂着他与另一个小女孩的对话。作者在这里展铺的，仍然是那股夕阳意识，恰似1000多年前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诠



释：既是传统的情怀，又是现代意念。常玉这样说：“沉没在昏鸦情绪里，这些赋人一种无可言喻的生命。不管是阴影还是亮处，都散布着丰彩的世界，一切都生动可亲，一片叶子或一颗阴处透人的阳光，使所有地方

都没有幽冷的深渊。……”注入的是信心，是美丽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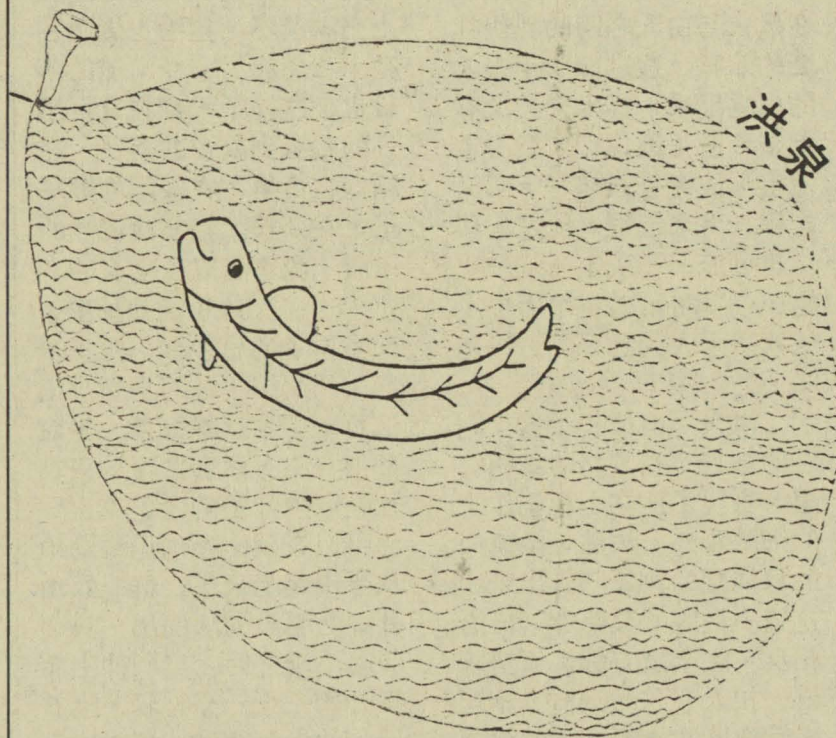
常玉的思想从“蛇隐”里孕育，到另一篇“重围”时，却走进了另一种层次。他说：“几千万张画，到了明天只剩下人们觉得可以镀

金的一张。/一棵树告诉你它对树叶的失望。/你的笑容出现在你的脸上，我并没有你脸上的笑容，我的脸上只有你笑容后遗留下来的条纹。/……自尊像乞丐给你钱，叫你为自己买个饭碗。”恬静的思绪已经从美丽的

画面走入迷惘的境地。因此，在紧接着而来那一篇“松林”里，常玉对着枯松沈痛的说：“这棵松树为什么会死在这儿，已经很高了，枯松原有的顶空被其周围的松青占积。树下，散布极多的枯松针和细枝，松树不是易

偷生，……没有分享的特权，享受阳光的特权，只能吸收残余的养分，将来它会枯萎而死。”

这是无可奈何的夕阳，所以在“生鱼与牛”的时候，只有这样的余韵：“……我宁愿是一条上钩即将死的



死的植物，却在这林中唯一孤寂。正当生命向上的时候，立地刺天的时候，它死的立地而无法刺天，在这并排的生命里，应该是可以分享一切养分和阳光，但是，现在被‘排斥’而死，不再得天独厚，反而，矮丛在松下

鱼，可是，还是希望不死，万一挣脱了钩还可……/“你以为当一条活生生的鱼就满足是吗？”/“我不了解鱼，但是鱼的挣扎远胜一条有穿绳的牛。”/“……你说过我是一条悠游的鱼，我自由，庆幸有一个男人，在

他的池塘中食饵，那时候我的心情就像你现在所说的一条牛，以后，我跑出来，我自由了，你看我是自由的鱼吗？现在，我是一条失魂鱼，我渴求的是安安静静的迷惑，不是震惊后的恍惚，我知道太多的事情，我恐惧，惧怕有一天我挂在墙上，像照片一样冰冷，满面笑容……”经过这一阵接触，庆龄也跟着常玉陷入了迷茫。这不会只是这对年青男女的困境，也是近100年来历史的变迁、社会发展的结果：原本像候鸟一般只在异乡寻食栖身歇息的华裔，终于成为植根这片土地的子民，面对的是更复杂艰苦的现实。老一代的辛酸，新一代的苦闷，岂止是‘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的感叹。

“莫明卷”是本书中的第6个短篇，也是唯一不同于其他13篇的写法的小说。作者在这篇小说里充分的发挥了他对这个社会的思考。读这篇小说时，不期然的就会想到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作者没有在这小说里安排人物对话，纯粹以个人，也就是自己在说话，然而，一切小说里的人物的悲哀、气愤、暴躁、怀想等等，都在他滔滔不绝、仿佛河水奔流的话语中反映出来，烙进读者的心中



。这是一篇成功的小说，翻腾着今天愤怒的年青人的声音。不仅是苦闷的象征，也是暮色深沉里撼动山峦的呐喊；非常鲜明：“……我的朋友，人们和家庭，都在飘黄又将落叶般的日子中消失，消失，……不是烟雨迷蒙，而是面目全非，你要告诉我的家人一件事，要用三种话语。我迷惑，迷惑自己为什么在胡思之中想已失去文化，失去的只有在经典中可寻得，只好，只好在已消失街道上迷途，看不到亲切的面目，听不到和谐的语言，只能听到均分的呼号，在街上小巷或任何洞孔里。……人，逐渐失去支配浮萍似的自我，甚至在硕实的男人和丰满女人和他们兽性也清荡无存。仅有叹息或兴奋的说这是时代，应该适应的时代。……一间屋子，晚上进去，早上出来，人们都是这样，在时间里也是这般生活着，爱情在今天是血脉的延续，而在明天的身上却是一宗被玩弄的诡计……我还能使我拥有达到生命的效果吗？

……”

谁说这不是淋漓尽致的夕阳意识？从头到尾闪烁着的是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及未来主义。一会儿缅怀昔日的荣耀，一会儿感伤于现代的迷失，一忽儿又质疑于自我的存在，一忽儿要寻找明日的永恒。这是一阕混乱而充实的生命的歌，一个徘徊在黑夜与白天之间的现代社会的缩影。透过一个年青人的口唱出来，描出来，没有绝望，坚强地说：“我决定流浪，或者今天起程，明天起程，将来起程，现在起程，也可能……决定，……决定……”暗示着一个历史，成败系于人的犹豫的‘决定’。

洪泉不但擅长于这类内心的刻划，在“猪的黎明”里，表现了他在小说创作上的细微观察，仿佛显微镜似的将捕捉的物象凸露出来。这篇小说跟“莫明卷”恰恰相反，完全没有那类气势磅礴，扣人心弦的词汇，读起来时像欣赏一幅农村的绘画：恬静，美丽，饱含着生机

……在这些小说里，作者应用的仍然是大量沈思和忆念，掺杂着对话的片断。这是洪泉的小说的特色，似乎也稍微成了他的风格。

。不信，且看：“月光仍然没有年华似地从杨桃树中透进栏棚里，照过灶上烧水的火光，越过烂木栏上，虚无的贴在睡猪腹上。一上一下呼吸的腹，月光跳动着，灶上的火光也闪动着，我再加木材入灶，火光闪得明亮，月光一下子就从猪腹上迷失，闪动的火光在涨动的猪腹上充满节奏，猪毛也微微发亮，我想起了家乡河流的落日也是这样子，身在几百里外的我看到故乡的落日，在猪的生命里，在破陋的棚子里，在郊野，在寒冷渴睡的凌晨，我重温故乡唯有音讯，……”几句话就画出了他乡游子的思乡梦。除了景与人的交织，他写自然也很认真：“生活在郊外，生命都很自由，你会发现一只鸟死在收缩叶子的含羞草上，你可以看到一条幼蛇蠕动地从蛋中爬出来，一群蚂蚁由死蝶的躯里列队而出，只要天暗下来之后，另一种生命就开始，天一亮时候，也有另一种生命开始，只有蚊虫不分昼夜，它的生命在其他

生命的热力里保温。……”没有仔细的观察，是没有办法把这些平凡又平凡的乡村动态显现出来的。

作者的“猪的黎明”的成就，非但把养猪人及买猪人写活了，还在这个普通的故事里提出一个值得探讨的哲理。他说：“……我们养出这一群猪，被我们爱心爱着。但我们渐渐失去了猪的本分，一种诚朴和贞志的形象，社会成了养猪人，我们在社会的栏子里活生生的啖食祖传的粮食，再也得不到新的给予，还很自然似的到处摆动着生活的姿态，把传下来的成果一颗颗的拥温，可是，日子久了，捉猪人来了，社会得到它养育的贫穷，我们都是牺牲品，这群猪，连温饱的权利也被捉猪人抓走……”最后，却是“阿婆说，毛虫都会找叶过活，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块泥土上长大，讨活。”在黎明以后的猪都成了牺牲品，作为这块泥土上长大的人，真不能像养猪人阿婆说的堂堂正正的生活吗？

“长流”和“莫明卷”一样，是一篇蕴蓄着深沉愤怒的小说。显然在表现方式上，作者经过相当严谨的布置，不细心一点读，就会将它当作一般性那种反现代工业文明的小说，一种阐扬旧

知识分子追求的归自然的构想。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表面现象，作者在“长流”里谴责的，正是族人引以为荣的以和为贵的妥协心态，追求蝇头小利的自私心理，把金钱神化成万能的丑陋精神。作者借小说人物“我”和丁珍侯的口说：“我们太注重金钱，以为生活安定就能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幸福和可以解决一切他们所要求的需要。”/“所以就出卖了和自己没有关系的其他另一代人，出卖自己的血液，最后连自己的需要也卖掉。”/“是的，我们连我们的命运都保不住，于是妥协了，说是为了将来的保障、将来的安全、将来的幸福，为了悲剧，其实压根儿都是自己无能，为了自己生存的利益而伏尸，把自己说成伟大的谋求和谐的牺牲者。”……面对着这样的生活场景，作者形容：“山丘仍然是山丘，浮游的辉煌阳光在它上面浮游。/在山丘上我们沈默其中。”

成为这部小说集书名的“欧阳香”，是14个短篇中最长的一篇，而且与“沙穴”、“堕落者”及“距离点”3篇是相连串的；合起来看，刚好是与前面“草坪上的鸣声”等以常玉及庆龄为主角的相似，可以算是一个中篇。这些小说的主角是欧

阳香和庆年。陪衬的有白小姐、苏小姐、大情人、李生、珍妮、云和、作栋及一些没有名姓的人物。正如洪泉的其他小说一样，在这些小说里，作者应用的仍然是大量沈思和忆念，掺杂着对话的片断。这是洪泉的小说的特色，似乎也稍微成了他的风格。“欧阳香”等篇反映的和“草坪上的鸣声”等篇有些近似，同样是以夕阳意识为主，映照出人生的多姿多采的暗淡。在这里有很多读书人的牢骚和不平，更有谈也谈不完的一套套理论，搞到刚刚学艺不久的欧阳香都不知何去何从。她决定到外国去深造，可是在出国前夕，她却目睹这些曾经心仪的艺术工作者，一个一个的表达了学艺归来后的失落与落魄，究竟是谁的过错？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庆年告诉她：“连自己都不信任自己，又如何去信任自己一无所知的事物呢？……你在自己的工作里寻找自己，还是在无知迷信中寻得到自己的前途。……你要塑你的精神和肉体，你就要塑你的血液，把血液不断地流畅在肌理内，血液的热，在他人和你的精神和肉体上有接触。这一点，在这里，你有胆量去干一场吗？……”珍妮却赠她这些佳言：“绘画是一种永恒的质问，真



正的艺术应具有创造和改革的思想。”欧阳香的脑子里装着这些理论，却怎样也找不到一个方向。加上李生和大情人的话，她简直胡涂了。甚至这样想：“一个女人的方向是在男人之前或之后，一本书和一幅画，在人理解前应该是完整的灵气？还是突破的创伤？……”年青的欧阳香迷惘在苍茫的暮色里。自以为有创见的庆年又跟云和与作栋会不同吗？洪泉在“沙穴”里，给庆年“好几个黄昏。思虑。事情一直悬而未决。”最后在和云及作栋的劝导下，他逃得出“苍白、陶匠”吗？作者没有使这班艺术家升华成明日的新星，却在“堕落者”中使常玉流为暮色里的浪客，在现实的鞭挞下变成无聊的嗜酒失意人；离开城市的庆年依然在陶窑里挣扎，寻找明天的艺术家的形象，怀想着终于飞去外国的欧阳香。欧阳香是不是他心目中的山外山？

男女间的友情和爱情有什么分别？这世间有没有仅仅属于精神而没有性欲的爱情？洪泉在以常玉和庆龄，

欧阳香与庆年为主角的9篇小说——除了“沙穴”没有女的出现，实数是8篇——就有分析及塑造这个问题的倾向。严格说，最后两篇“公园”及“诱惑”，作者都有解释情与欲的企图。或许是生活的体验关系吧，不管洪泉在观察上怎样敏锐入微，在情与欲的问题的处理，仍然给人有一种肤浅的感觉。其实，这原本是老问题，也是人生应有的经历。只因为一些生活积习或是传统习惯，以及许许多多虚伪的保守道德，造成一种装作的忽视，以为描叙男女间的情与欲的文章就会降低了文学的价值，变成通俗的浅陋作品。事实是在这方面成功的文学创作者并不多，比较被读者熟悉的，仍然是60多年前的D.H.劳伦斯，40年前的纳布可夫，20年前的贝娄，现代的村上春树。50年前的萧洛霍夫和赫塞，都在这方面有深刻的描叙。任何一个阶层的人的一生，必然都有情与欲的体验。一向有“性爱是爱情的屋基”观念的欧美社会，作家在这方面的创作尚且不容易成功；素来用种

种道德的帷幕来掩饰情与欲的东方世界，作家要在这方面突破虚伪保守的围框更是困难重重。近年来中国大陆及台湾，许多年青作家在这方面的尝试，仅仅是一项起步。反而是日本的作家，30年来已经从这方面取得一些进展。洪泉在这方面的确是刚刚开始，在“公园”里的卡山和欣彩及“诱惑”里的他和露意莎的身上，前者是一对情人的重逢，后者是陌路相遇的缱绻，作者安排了不少对话，反而使小说故事化，成为本书里最失色的小说，如果作者想在这两篇小说里敲破种族的藩篱，讽刺宗教的虚无，显然，作者是失败的。在这里，作者赋予主角的叛逆性很低，像残照余晖，顷刻间就被夜色吞没净尽。哪怕“诱惑”里的他“打开大门时，清晨的祷告开始”，“路成了他放浪的牧园”，会有方向吗？

……作者使笔下的人物悄悄地溶入暮色，得到的爱情没有圆满，展望的人生同样一片苍茫。

# 大锅

◎沈洪全

图/莲珠

陈雪娥在厨房里陪着白发苍苍的嫂嫂，她把安慰的话都说了，说得自己也不知该说什么了，不禁悲伤。

和尚的诵经声由前厅传来，她想不到自己这一生的愿望得到实现当儿；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探访五十多年未见的哥哥家人；刚见面数天，哥哥就得急病在医院动手术去世，这种悲苦的事竟发生在自己高兴的时刻，心里那快乐的影儿一古脑消散。初抵这里，还以为侄儿们能载她到处去看，去游览，去买些想买的东西，没想哥哥付了机票要自己千里来此为他送终，不觉心酸。

“你有回家乡去看母亲吗？”

“去年我去厦门，妈和弟都健康，老屋子翻新，侄儿成了个体户，开了杂货店，也卖电器，生活过得很好，是个万元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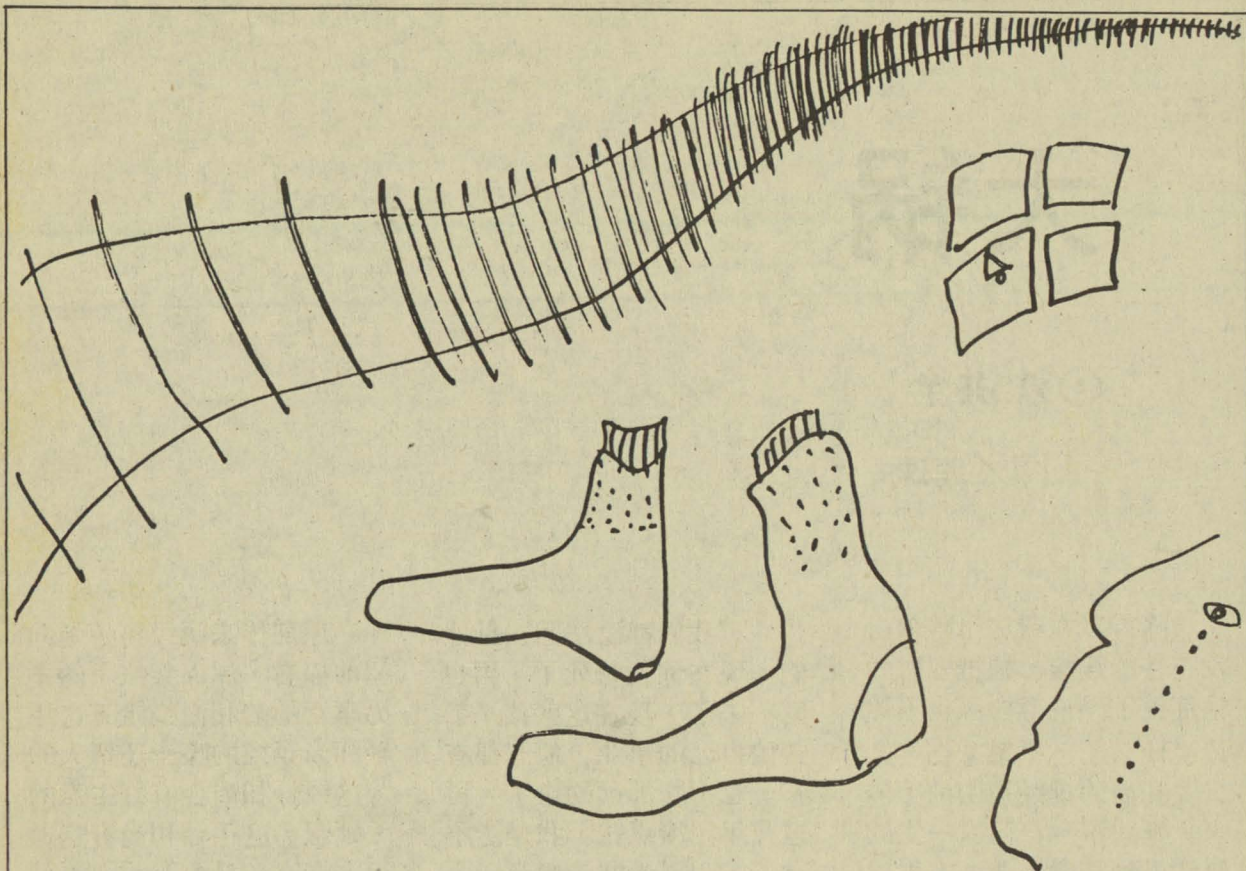
“我们都没法回去见他们，现在你哥哥死了，再也回不去了，现在这些孩子都苦忙自己的事业，他们都有家，也不想那远的事了，再过几年，凑点钱，我是走不动了，叫阿大回去探亲一下，了了你哥哥的心事。”

陈雪娥沈默不语，自己的苦还不是吞在肚里，见哥哥家的苦境，每个人都在忙，哥哥倒下时，孩子们都不在身边，下了棺才见他们冲人家门，那一副副奔劳的苦样貌，生活并不好过呀！这大热天和匆忙的城镇，遍地黄金是传说。在家乡，只要有生产就有收入，哪像这里，货不对办就亏了，赶不上潮流也亏了，赶不上交货时期也亏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张眼，伸手就要钱，这个环境像当年老伴被斗跨的日子，只是物质和自由多了些。

屋前传来诵经声，她向屋前探看，屋前架帐下的孝男孝女随着和尚绕走，这年轻和尚诵经的嗓子还蛮大的，这经忏和尚会有好生意的。她想，这年轻和尚有这道行，在家乡是个万元户不可！自己在家乡的表侄，读了一些传人的佛书，向自己说了许多佛理，他自己也闹着要出家当和尚，自己以前见过的和尚不是贫苦就是臃肿，就是没有侄儿所说的佛学那个想法。

刚才侄儿说，我们就照佛教的仪式举行祭丧吧！不杀生不烧纸，说是不再为哥哥造孽和浪费，那些钱做布施功德，看起来就是怪着了，怎么这里的佛教徒是这样的，不是传说中的丰富祭品和金山银山大堂屋金童玉女房车电视机吗？看灵堂桌上那几样水果鲜花，哥哥怎样吃得饱上路呢？还要火葬，





唉，哥哥真是受苦一生，死后还要变火凤凰。

刚才在厨房里还争着不煮夜食给探丧的亲友宵夜，侄儿太过份了，穷是穷，那是一回事，丧事也要办得风光点，煮大锅肉粥给几个亲友吃也不过份，还说煮粥是杀生是浪费，说去煮炒摊，买炒几包面食回来吃就可以了，为这事，他竟然和自己的亲舅舅争，还好，嫂嫂出面说话，不然，在这丧事时争吵是不应该。

陈雪娥回到厨房，她嗅到炒虾米的香味，好香，她探看餐桌，一盘血红的肉片

在灯光下泛光，似乎是一堆蠕动的活物，她想起尸体的蛆虫，不觉噁心，感到烦恼，她走出后门，门外的空地上架了个铁架，铁架底的火水炉正嘶嘶喊，冒着青黄的火焰直冲顶上的大锅，大锅上冒着热气。

厨房里的人声，屋前的诵经和说话声，火水炉的青焰和嘶喊，一片喧哗，深沈地泛着一出戏，同样地泛着父亲的死亡，陈雪娥的眼中冒出了那年大跃进的火焰，那年，自己年轻，小锅里的稀稠物在等待一张张的咀吧，那炼钢的大跃进火焰是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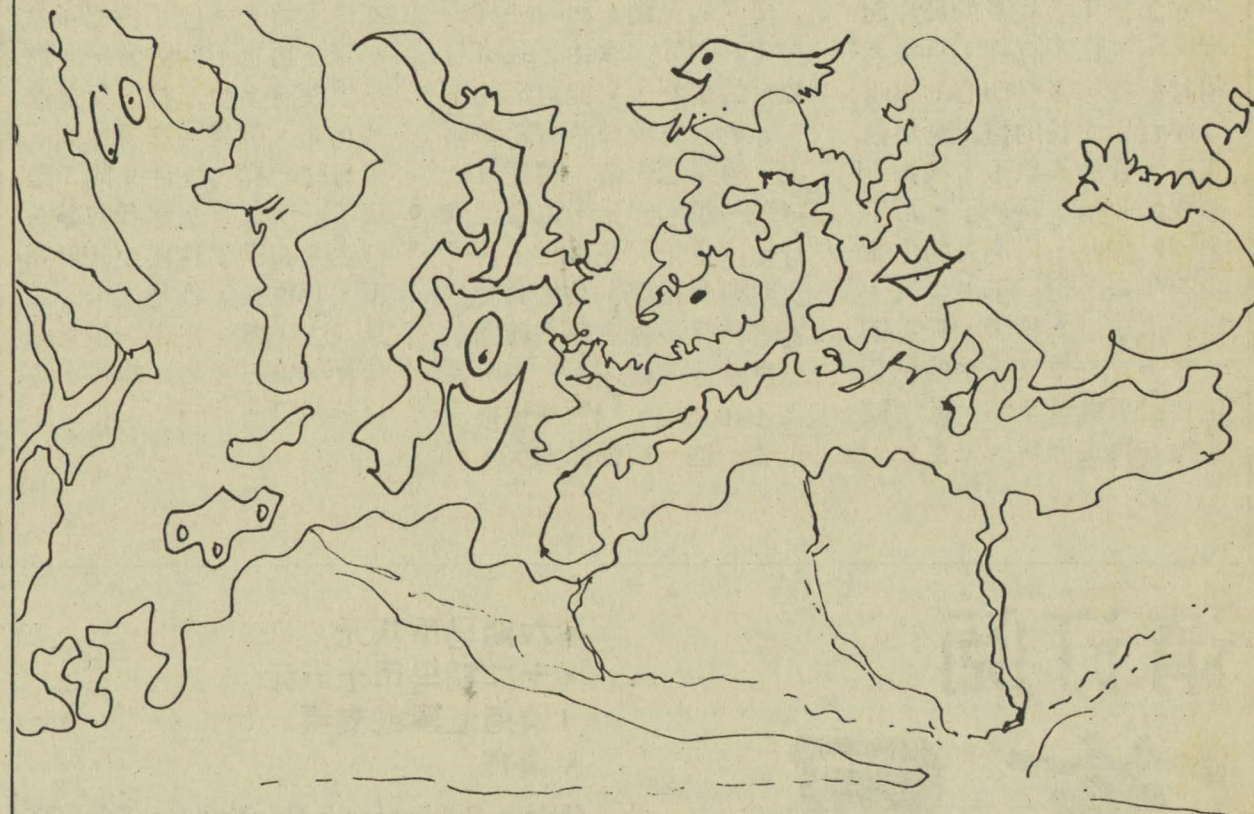
葬父亲的光芒，父亲是黑五类，自己的丈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也成了毒草，他在人群中的漩涡中被扼打，像锅里的浮沉物，这大锅的火焰是一炉死亡的光彩。哥哥死在病床上是美好的，父亲死得比条饿狗还不如，丈夫就像那盘中的肉片，像蛆虫的生命，被人倒在热滚的大锅里，让一张张咀巴享受死亡的滋味。

死亡延续着死亡，死亡建筑着死亡，死亡享受着死亡，陈雪娥多年不掉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 枯荣

◎ 沈洪全

图 / 莲珠



老人蹲在屋檐下，观看落了叶的树枝，树枝上有几只麻雀在跳跃，吱喳的音符像落叶一样，堕地有声，像自己的骨头一样，伸舒价响，有如风吹过枝桠，老了的身体不见弥坚，人不如一棵树，也不如一只鸟。

一棵树要生长很困难，

几经岁月和奋斗才在原地苍盛，一个人要生长，有了挫折就换个环境，适者生存呀！老人望着树和小鸟自忖，麻雀也可以换环境，不受苦，生命那么短暂，过今年就转世，只有自己不如一棵树一只雀，一片落叶有许多风回荡，一只雀飞起几许岁月

，觅食在这天地间，方便自在，死亡也在一日之内，不像自己在等待，自了又不究竟，等待那一日传灯转化，或是麻雀也好，轮回在这天地间，过得快快乐乐，人也好，几十年受的苦，等待死亡，还不如一棵树有忍心，它也等待这一日的来临，却



见枯荣自在，那有自己的不安，当一个人较困难，要坚忍又要变迁。

老人走过树林，满地落叶；童年时候，故乡的田园也是落叶，那是秋季，今日不知怎样了，故乡的那片园林，听说已不存在，百年老树被砍伐，多么伤心的事呀！要百年才长的树，竟然被年青力壮的人砍了，被拘于形式的政治人物砍了，百年老树已如此，何况人的生命，百年来，轮回了多少次？

这里没有秋天，只有落叶季节，一季又一季的枯荣，自己只有荣至枯，此至彼，没有再生回转，生至死，

不再生也不再死，枯荣荣，一个生命无数轮回，避过灾难又再生气盈然，生命只此一次，忍过军阀，逃过日本侵略大屠杀，躲过国民政府的腐败，共产政客的逼害，黑区的无助，面对种族、文化、宗教、政治、经济与教育的茫然，只能追忆此生。

老人发现枝头有新芽萌出，渗绿包含着—蕾紫红，更是一季的开始，生命就依付在这主干大业之上，再一次共业共枯荣，共生共死，逝者转化，生者还在转回，息息不休，树还在生长，雀鸟还在飞翔，我仍在树林间走着，这一切都已老矣，新

生瞬间生起相续，与老同生同长。

老人从树林走回来，盘腿坐在屋檐下，身边放着纸袋子，他闭目静坐，风吹过，翻了几许身世，儿子孙子都得了博士学位，自己孑然一身，再也不回去劳碌，这一生没有多少牵挂，只是这些鸟儿，围绕在这天地间，跟自己一样，抓住光阴，蕴藏了一次又一次常我寂静，把生命布满了这虚空，叶落下，叶生长，雀鸟飞来，雀鸟飞去，撒一把米，雀鸟来啄食，来日方长，昨日，今日，明日。

## 请订阅 蕉風

- 六期马币八元
- 十二期马币十五元
- 请用汇票或支票
- 请寄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订阅期数

期起至

期止

订费

## 烟云<sup>11</sup>

文／阿卜

图／Toya



是四、五十年以前了。

家里养了一大伙人。都是一些南来的苦命人。他们不怕疲劳，雨淋日晒地替这家的老爷创业。那个时代，好心的老板总包办全伙人的伙食的。所以，自小家里看到的厨具，或灶头、或器皿都是以大为好的。

逢着过佳节大日子，都由家中的妇女、嫂子及婢娘们出动。左邻右舍的女人们一早也一手拿刀，一手牵了小孩前来帮手。由洗菜、杀鸡、切肉到下锅，那一样不是热烘烘的呢？一伙人煮呀，吃呀！洗呀！又是黑幕将卸下的夜了。

时日如风轻轻掠过，几十年的光景只悄悄嘘了一声，无影无踪了。

时间不但拖出了姑娘们的皱纹，及一头长长细细的银白，也把当年只会穿梭嬉戏的小孩儿拖大了，也看着自己的小孩儿玩着当年的游戏。一大伙人，散的散、离

的离、老的老、死的死。当风掠过时，只见帘掀树摇。

只有一——只有这些特大的厨具仍放在阴暗不显眼的角落里，让一代一代的人从它身边走过；让岁月为它披上一层丰丰厚厚的尘埃，及那看不清的剥落的残色。

家里的老婆婆对这些一器一皿，自然可以从残退的色素中寻回一点一滴的回忆。回想那时候有男人疼爱的风光和年轻时的温柔。想呀忆着的竟不知今夕为何夕。似梦似幻，双眸淡红。

家里的孙女老爱缠着老婆婆，坐在空阔的客厅中，聆听老风扇的呀呀低吟及老婆婆的故事。那个时代的女孩会识字，已是非常了不得的事了。更何况细活粗活都难不倒她。而这穿着淡绿色唐装的少女，直到遇见一个忠实敦厚，双手长满粗粗茧肉的书生似的男子，就从此与他相依过下去，养儿育女。

家中的老婆婆总有说也

说不完当年的苦与乐——。

苦乐也罢！半世纪都悄然过去了。只有从这些锅、缸、盆、瓮中寻回那近乎窒息的回忆。

黄昏中，风轻轻梳落那银白稀疏的发。她双手数着念珠，口口念着——阿弥陀佛……。微微声的佛号围绕整间客厅。佛前香烟袅袅升起。她就把一生的前尘往事念成一句句一声声的阿——弥陀一佛。

时常都有人来或讨或买这些厨具。但家里的婆婆只有一句话——

“不卖！不卖！这是无论如何死也不卖的。卖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所以家里的这些瓮呀！盆呀！缸呀！都洗刷干净，一如当年的样子，一一送到相识的寺院中去了。也只有在这十方凝集而成的寺院中，才能让她逢初一十五，或者佛诞之日，重温那一盞盞的冰凉的回忆。



# 蕉風

KDN. 1505 (595) Vol.

PP 54/12/90

MITA(P) 194/12/90

编辑顾问：白 圭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辑：姚 拓  
许友彬  
小 黑  
朵 拉

编辑部、  
出版、印刷：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ln. Bukit Bintang,  
56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l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1/A, Jalan Patani,  
10150 Pulau Pinang.  
Tel: 04-374373.

## 【彩色文章】

美中不足

• 林金城 封面内页

烟云

• 阿 卜 封底内页

## 【编辑人语】

文学是一种事业

• 编 者 1

## 【评介·访谈】

莫哈末·哈芝沙列——第六位国家文学奖得奖人

• 碧 澄 2

跨越时空的设计者——专访林耀德

• 何玮义 12

## 【小说】

降头

• 林 间 18

七月的盛宴

• 雨 川 22

## 【散文】

狩猎阳光

• 杨 池 28

考验的时空

• 李国七 36

## 【文坛省思】

误读指南——马华文学怎样变？

• 骆耀庭 34

## 【专栏】

无中生有

香江随笔

• 郑百年 38

外在与内涵

清凉集

• 尔 然 40

## 【诗】

林过诗小辑（引言：陈瑞猷）

• 林 过 42

诗三首

• 柔密欧·郑 48

我们的徒步旅行计划

• 张光达 49

无题

• 杨 平 50

诗两首

• 方家若 51

非连续性情诗

• 何玮义 52

抽象画展

• 李敬德 53

子弹

• 方 昂 54

怯场

• 回 流 54

## 【书评】

夕阳山外山——评洪泉的《欧阳香》

• 唐 林 55

沈洪全（洪泉）小说1.大锅

61

2. 桔荣

63

## 【封面说明】〈割草工人〉／蜡染／Toya 作

细緻的手法、纯熟的技巧令他的作品走出陈腐的窠臼而另树清新的风格，以无线条的蜡染画表露出明显的光影和明暗。

Printer: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ln. 217, 46050 P. J., Selangor.

Singapore Authorised Person: Chow Li Liang,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